國朝列卿紀

國朝列卿紀卷之二十四

吏部尚書總論

夫吏部尚書者古天官太宰之任也天者統理萬物天子立冢宰使掌邦治亦所以統衆官均四海不言司者以其不主一官之事也自漢置選曹以來至魏改爲吏部與周冢宰所掌不同然黄散而下悉以委之其任豈其輕哉故唐元宗以蘇頲分掌吏部選而親臨決之吳兢切諫以爲不可德宗命陸贄擇常叅官贄不從命此皆明選法本原而知體之論可爲程法者也但呂吉甫有云秤必有星尺必有刻勿爲無星之秤勿爲無刻之尺李嶠崔湜掌銓衡則傾附勢要以至選法大壞者所謂無星

之秤無刻之尺也宋璟掌吏部而人服其公所謂秤之有星而尺之有刻也是吏治得失係於所掌可不擇人任之乎我　明罷丞相以來權歸六部而吏部尤為百僚之長凡選課勳封俱屬掌之而百官進退並由敘擬取裁　宸極其任可謂重矣而求其淸源守法不奪於化筆者可多得哉天造不論蹇忠定當成祖入正大統之初雖云天資厚重中無定見然釐正革朝牌政光復洪武舊制損益適宜與天下更始至黜陟百司不設城府天下並服其誠晚年晉寅亮之職參謀密勿一德一心亦庶幾代天之相矣郭璡寬洪簡重得大臣體但內閣薄其不學無術既勑方面風憲郡守令在京三品以上舉保又議勑御史知縣

許在京五品以上舉保由是天下要職吏部不得除而權移弊
滋其勢莫知所止矣繁後若王文端之奏罷廷臣薦舉令御史
歸報賢否王忠肅之痛抑賢良諸科行官吏覆勘過名耿文恪
之坦夷無物舉拔務從衆論倪文毅之劑量均停弛張各當其
才馬端肅之抗用篆刻儒士而艱險不避許襄毅之奏罷南京
科道而正直有賴皆可謂名吏部者至於裁抑僥倖而傳陞官
員并工完濫賞者寢格不行褒崇名節而科道忤旨并貲類受
誣者直白其冤與夫疏正條例銓别流品知有其國而不知有
其身如王端毅者一人而已視彼焦芳劉宇張綵輩之媚竈逆
瑾表裏爲奸詎無星之秤無刻之尺已哉後之視今猶今之視

昔也知所以勸懲焉則幾矣

國朝列卿紀卷之二十四

吏部尚書年表

蹇　義　四川巴縣人進士洪武三十五年任加至少師宣德十年卒贈太師謚忠定

郭　璡　直隸新安人監生宣德四年任正統八年致仕

王　直　江西泰和人進士正統八年任加少傅兼太子太師天順元年致仕卒贈太保謚文端

何文淵　江西廣昌人進士景泰元年任加太子太保四年致仕

王　翺　直隸鹽山人進士景泰四年任加太子太保成化三年卒贈太保謚忠肅

李　秉　山東曹州人進士成化三年任五年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敏

崔　恭　直隸廣宗人進士成化五年任本年丁憂調南京吏部卒贈太子少保謚莊敏

姚　夔　浙江桐廬人進士成化五年任加太子少保九年卒贈少保謚文敏

尹旻　山東歷城人進士成化九年任加太子太傅二十二年致仕卒贈太保謚恭簡

耿裕　河南盧氏人進士成化二十二年任本年調南京禮部

李裕　江西豐城人進士成化二十二年任二十三年致仕

王恕　陝西三原人進士成化二十三年任加太子少保弘治六年致仕卒贈太師謚端毅

耿裕　見前弘治六年再任加太子太保九年卒贈太保謚文恪

屠滽　浙江鄞縣人進士弘治九年任加太子太傅十三年致仕卒贈太保謚襄惠

倪岳　應天上元人進士弘治十三年任加太子少保卒贈太保謚文毅

馬文升　河南鈞州人進士弘治十四年任加少師兼太子太師正德元年致仕卒贈太師謚端肅

焦芳　河南泌陽人進士正德元年任本年入閣加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後褫職爲民

許進　河南靈寶人進士正德元年任加太子少保三年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謚襄毅

劉宇　河南鈞州人進士正德三年任四年入閣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後褫職爲民

張綵　陝西安定人進士正德四年任加太子少保五年附逆瑾下獄死

劉機　順天大興人進士正德五年任加太子少保本年致仕後起南京兵部卒贈太子太保

楊一清　雲南安寧人進士正德六年任十年入閣加少師

陸完　直隷常州人進士正德十年任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十四年坐逆黨謫戍

王瓊　山西太原人進士正德十五年任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十六年謫戍

石珤　直隷藁城人進士正德十六年任本年改掌詹事歷內閣少保兼太子太保卒贈太保謚文隱

喬宇　山西樂平人進士正德十六年任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嘉靖三年致仕

楊旦　福建建安人進士嘉靖三年由南京吏部尚書改本部未任致仕

廖紀　直隷東光人弘治庚戌進士嘉靖三年任加少保六年致仕卒贈少傅謚僖靖

羅欽順　江西泰和人弘治癸丑進士嘉靖六年由禮部尚書起改本部未任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謚文莊

李承勛　湖廣嘉魚人弘治癸丑進士嘉靖六年推本部未任改刑部歷兵部尚書太子太保卒贈少保謚康惠

桂萼　江西安仁人進士嘉靖七年任八年入閣加少保兼太子太傅卒贈太傅謚文襄

方獻夫　廣東南海人進士嘉靖八年任九年養病

王瓊　詳前嘉靖十年再起任加太子太保十一年卒贈太保謚恭襄

方獻夫　見前嘉靖十一年再任尋入閣歷少保兼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卒贈太保謚文襄

汪鋐　直隸婺源人弘治壬戌進士嘉靖十一年任加太子太保十四年劾免卒贈少保謚榮和

許讚　河南靈寶人進士進士嘉靖十五年任二十三年入閣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

熊浹　江西南昌人正德甲戌進士嘉靖二十三年任加太子太保二十四年忤旨爲民

唐龍　浙江蘭谿人正德戊辰進士嘉靖二十四年由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改任二十五年忤旨爲民

周用　直隸吳江人弘治壬戌進士嘉靖二十五年任加太子少保二十六年卒贈太保謚恭肅

聞淵　浙江鄞縣人弘治乙丑進士嘉靖二十六年任加太子太保二十八年致仕

夏邦謨　四川涪州人正德戊辰進士嘉靖二十八年任三十年致仕三

李默　福建甌寧人正德辛巳進士嘉靖三十年任三十一年閑住

萬鏜　江西進賢人弘治乙丑進士嘉靖三十一年任加太子少保三十二年謫爲民

李默　詳前嘉靖三十二年再起任加太子少保兼翰林院學士三十五年下獄

吳鵬　浙江秀水人嘉靖癸未進士三十五年任加太子太保四十年致仕

歐陽必進　江西安福人正德丁丑進士歷少保兼太子太保工部尚書改左都嘉靖四十年任尋革散官致仕

郭朴　河南安陽人嘉靖乙未進士四十年任加太子少保兼翰林院學士四十二年丁父憂

嚴訥　直隸常熟人嘉靖辛丑進士四十二年任兼學士

郭 朴 見前嘉靖四十四年再任

胡 松 直隸滁州人嘉靖己丑進士四十五年任本年卒

楊 博 山西蒲州人嘉靖己丑進士四十五年任隆慶三年致仕六年起掌兵部復任萬曆元年予告

高 拱 河南新鄭人嘉靖辛丑進士隆慶二年以大學士起掌部事六年奪職

方逢時 湖廣嘉魚人嘉靖辛丑進士萬曆二年任五年由兵部尚書署事二月

王國光 山西陽城人嘉靖甲辰進士萬曆五年任十年閑住復致仕

梁夢龍 直隸真定人嘉靖癸丑進士萬曆十年任尋致仕

嚴 清 雲南後衛籍浙江嘉興人嘉靖甲辰進士萬曆十年任

楊 巍 山東海豐人嘉靖丁未進士萬曆十一年由戶部改任十八年致仕

宋 纁 河南商丘人嘉靖己未進士萬曆十八年由戶部尚書任

吏部尚書行實

蹇義字宜之四川重慶府巴縣人生而岐嶷長端重不好弄而嗜學弗懈始從里社師中書左丞殷哲特爲郡守一見異之引充郡學弟子員語其師曰是兒將來遠到非吾所及當成就之而義不煩程督日有進益洪武甲子中四川鄉試乙丑中禮部會試 廷試賜同進士出身擢中書舍人授徵仕郎見重 太祖每前奏事稱旨 上數見獎賚初名瑢一日遇奏事畢問汝蹇叔之後乎義叩頭不敢對 上嘉其篤實親灑宸翰書義字賜之以易舊名特丁繼夫人憂賜道里費且命馳驛歸葬特恩云服闋仍舊職滿三載吏部奏當調特命終九載朝夕左右凡

機密文字必以付義而小心敬慎久而愈篤三十一年閏五月
建文即位陞吏部右侍郎授嘉議大夫壬午六月 成祖入正
大統同夏原吉等迎戴首言 建文中凡中外大小衙門有創
革陞降官員額數有增減者及所更改文武散官并考滿等例
並合遵復舊制 上曰如關軍民利害可因時損益既於利害
無所關涉何用更改俱速改復一日 上視朝以建文多改舊
制顧侍臣嘆曰如羣臣散官一事前代沿襲已久何關利害亦
欲改易且陵土未乾何忍紛紛為此於是 天顏慘然變色既
又曰凡開創之主其經歷多謀慮深每作一事必籌度數日乃
行亦欲子孫世守之故詩書所載前王之善必曰不愆不忘率

由舊章於警戒後世必曰率乃祖攸行曰監於先王成憲此皆老成之言後世輕佻諂諛之徒立心不端以其私智小見導誘君改易　祖法嗣君不明以爲能而寵任之狥小人之邪謀至於國弊民叛而喪其社稷者有之矣豈可不以爲戒乃令尚書張紞解職務尋改義左侍郎數月尚書張紞暴卒特陞吏部尚書授資善大夫時政令制度有非洪武之舊者　詔悉復之義從容爲上言鑒成憲者豈無因革及亂政者自有經權損益貴適時宜間舉數事陳說本末　成祖以義忠實悉從其言小人有譖義不忠建文君者頗　上聖明不聽有除官不得善地訴義不公者　上皆斥之十二月義言舊制教授滿九年任內諸

一生有舉人九名又考本官通經者陞用舉人四名及考通經者從本等用舉人不及四名又考不通經黜降不用今四川順慶府儒學教授馮壯甫考通經任內舉人三名請降用　上命降一學正著爲令又言鹽課提舉司考滿舊無定制宜如稅課司局一官三年赴布政司按察司考覈於九年赴部通考從之永樂元年七月義言太僕寺太常寺光祿寺通政司大理寺國子監鴻臚寺翰林院正佐官考滿舊例四品以上本部不考五品以下未有定擬　上命准四品以上之例九月義等上言　太祖欽一未仕者至建文中授以官後復以罪黜今有來告復職者於例一不當復　上曰天下人才皆　皇考所造就爲國家之用朕

位以來仰遵成憲凡一才一藝悉用之古稱任官惟賢才初興之主往往因才於前代況出　皇考所造就豈得因建文曾用而遂棄之自今勿復分別但隨才擢用二年冊　仁宗為皇太子命義兼詹事時師傅皆以勳臣兼之而輔導責任文臣詹事蓋元僚也　上欲有諭于皇太子率諭詹事往導意義亦委曲周悉　皇太子尤愛重義所言靡不信用六月義言諸司歷事

一監生例應三月後授官近因少缺有一年未授者而內府辦事監生止是謄寫奏本查理文冊稽算數目別無政務遞者內官

一監奏准半歲授官而歷事監生有政務者反遲今後宜令有司

一內府辦事監生月日滿日定例給賞仍令回監進學依次歷事

出身　上從之未幾滿三載陞資政大夫七年　車駕巡狩北京命輔　皇太子監國中外庶務惟　諸王及遠夷有奏請詣行在餘悉啓聞處分義熟於故典達於政體孜孜無倦不動聲色而事賴以濟　賜誥以其官秩封贈三代滿九載　賜勑有秉心正直及淳良篤實裨益國家之褒數奉命兼理他部事雖職務塡委處之裕如十七年丁父喪歸　上及皇太子皆遣官賜祭　皇太子賻賵尤厚有詔起復義詣北京謝　上慰勞再三賜鈔千緡遣中官護送至南京十八年　詔定鼎北京從　皇太子朝北京十九年三殿災遂命　同給事中馬俊巡撫直隸應天等府州問兵民休戚及文武官吏之賢否而陞黜之義謂

國家多事之際悉以法繩吏人將不勝特黜其太甚者數人餘
多見寬假而兵民利弊當興革者具奏行之遷吏部二十年
上北征還坐東宮事繫錦衣獄尋釋　仁宗初嗣位一切政議預
者四五人而義居首進少保兼吏部尚書二俸俱支　賜冠服
象笏及玉帶二遂進少傅及進少師賜師傅之臣銀章各一其
文曰繩愆糾繆義首被　賜　上諭之曰朕有過舉卿卽具疏
用此封識進來蓋望義等匡直也繼賜誥授榮祿大夫封贈三
代及妻於數人誥詞　上特增曰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
從違而或怠又面諭曰此朕實心蓋所以望義者甚切也又念
義等從侍監國舊勞特製褒忠貞印賜之而賜勑有以善翊君

勞心焦思二十餘年夷險一節之褒義重厚每事不敢專斷每

承顧問常持兩端不決西楊謂勿過思義曰事不熟慮有後患

上笑曰義士奇言皆是東楊或詆之語聞 上不直東楊義頓首

言實無他即左右有譏嫉者願 皇上慎察 上曰吾亦不信

偶言及耳時修 成祖實錄命義監修 宣宗嗣位一切政議

屬義數人如 仁宗之初繼奉命監修 仁宗實錄書成賜白

金文綺鞍馬宣德元年扈從征漢庶人高煦還寵賚尤厚七月

義言四川按察使陳璉持憲非其所長改南京通政使掌國子

監事 上知璉有文名謂義曰命官稱其才則不勞而職易舉

向所用非所長矣今其庶幾乎然爲天下師表尤不易也時議

赦交趾義及夏原吉力言　祖宗疆土不可棄　上不聽命擇
人使交趾義薦伏伯安楊士奇謂伯安不可使義當擇前力爭
當是時　上尤信原吉比召諸大臣入議義薦伯安　上顧原
吉云何對曰不可義曰伯安有口才羣臣不及　上又顧問士
奇云何對曰伯安有穢行無學識遣使必辱國上從二人言不
遣伯安使義亦不以二人為異已三年復從巡邊既還以義年
老不欲煩以有司之務賜勑曰卿事　祖宗積效勤誠朕嗣統
以來尤資贊輔夙夜在念罔替始終益以卿春秋高尚典劇司
優老待賢禮非攸當況師保之重寅亮為職不煩庶政乃副倚
毗可輟吏部之務朝夕在朕左右相與討論至理共寧邦家任

專精神審思慮益致嘉猷用稱眷倚老成之意明年夏郭璡代義尚書　賜銀章一其文曰忠厚寛宏益以褒德云　賜新第於文明門内寵祿薦加五年六月義奏舊例國子監官九載考滿者但復職增俸　上曰國子監官有例復職固是優待儒者但他官九年俱陞職學官獨不可陞乎今量加翰林史職仍理教事又若教官中有學術才識出衆者尤當不拘資格拔擢勿謂儒者不可用八年吏部言義歷少師九載降勑褒諭仍賜宴禮部是歲生旦賜鈔萬緡廐馬一疋十年　英宗嗣位賜白金文綺是夕齋宿於公得疾以聞　上遣太監范弘以醫來視賜鈔萬緡明日范太監以衆醫偕來又明日疾革范復來問所欲

言對曰 陛下初嗣大寶義獨寡藉不能效分寸裨益然[illegible]犬馬之誠所望於 聖明者惟敬守洪武成憲始終不渝耳言已而絕訃聞 上深悼歎屬時國有大事停諸祀特 賜贈太師謚忠定義爲人沉深質實和厚簡靜內有孝友之行事君有誠處人有量無所拂逆未嘗有輕涉一語傷物至於議法亦不苟爲包含必歸中正歷事五朝凡五十年所履坦坦無一日顛躓之憂退朝之暇手不釋卷貴而能謙富而能約 上前所言未嘗退以語人蓋天下有陰被其利者矣

郭璡字時用初名進直隷保定府新安縣人由國子生出身早不逞問學然天資甚美受氣完厚臨事從容喜怒不形於色精

於吏事簡切不迂永樂初年爲戶部主事以勤敏著稱已爲
文廟所知歷陞福建參議山東參政俱有政績五年進工部右侍
郎九年命往湖廣武當山督宮觀事集而人不擾事竣回部十
九年定鼎北京　特命安撫江西軍民考察官吏二十二年改
吏部會　仁廟嗣位益隆眷注　命兼詹事府少詹事仍改今
名暨　宣廟嗣位又命掌行在詹事府四年蹇義以年老辭吏
部政務贊謀密勿遂進尚書代義理部務爲人寬洪簡重得大
臣體甄別七類人服其當但三楊當軸薄其不學無術以老成
至此既議　勑方面風憲郡守令在京三品以上官舉保又議
勑今後御史知縣許在京五品以上官舉保由是天下要職吏部

不得除已而奔兢之風大作有以弊言者遂罷御史知縣舉保之例郡守以上仍舊出於三楊之門吏部拱手而已正統初侍臣因蝗旱言大臣不能盡職久妨賢路有 旨回奏衆欲歸罪田里以謝天譴璉獨以爲不可云非是貪位但 主上幼冲吾輩皆 先帝簡任受付託若皆能去誰與共理只宜戴罪修省改過以回天意衆從其言識者是之後都御史王文劾其貪墨

八年遂致仕

王直字行儉江西吉安府泰和縣人早喪母而父以事去賴祖母李夫人撫育自幼端重異於常兒家貧力淬刻苦讀書永樂改元遂領鄉薦明年登進士第 成祖篤意古學 詔選進士

曾棨等二十八人爲翰林庶吉士俾讀中秘書冀成遠大之器直在選中感激奮志不數年文辭追古作者　上以直卓越諸士召入內閣凡機密之政屬執筆焉尋授翰林修撰　車駕巡幸北京　仁宗爲皇太子監國留務之重選任尤嚴時翰林則留黃淮楊士奇與直三人輔導于直夙夜勤愼不懈中外咸重之及再　幸北京直扈從遂與修　太祖實錄未成以憂去服闋仍入翰林陞侍讀　仁宗即位進侍讀學士　宣宗爲皇太子愼選宮僚首陞直右春坊右庶子仍兼侍讀學士凡經筵講義及文武舉匠　誥敕皆以屬直又兼記注至於　聖政聖訓之當書者皆錄之以備纂述進階奉議大夫　宣宗即位與修兩

朝實錄五年書成進詹事府少詹事仍兼侍讀學士有白金彩
幣襲衣寶鏹之賚進階中順大夫　英宗嗣位　詔修　先朝
實錄以直總裁正統三年書成進禮部左侍郎仍兼學士賞賚
如前久之以禮部缺人　命出涖部事宗伯胡濙大喜闔部之
政悉付之直處之裕然若素習者八年吏部尚書郭璡去位
詔以直代之　命下士類皆悅進階資政大夫歷再歲有無賴不
得志者以選擬事嫁禍於直給舍御史交章論列乃直其誣加
授資德大夫正治上卿正統己巳秋北虜犯邊　車駕欲親征
直獨以為不可率廷臣上疏曰邊鄙之事自古有之惟在守備
嚴固而已　國朝備邊最為上策謀臣猛將堅甲利兵隨處備

禦且耕且守今宜愼固封守申明號令俾堅壁清野按兵畜銳彼前不得戰退無所掠人馬疲困自當遠遁何必親御六飛遠臨榆塞況秋暑未退旱氣縕隆青草不豐水泉猶塞人畜之用實有未充且兵凶戰危利害難保　上不從　特命直留守京師加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尋進階榮祿大夫景泰初進少傅時禮部議遣使迎復　上首召大臣以通和壞事欲與虜絕直首對必乞遣使勿有他日之悔　上色稍不怡曰當時大位是卿等要我爲之非出朕心少保于謙繼有對益以爲大位已定孰敢有議但欲遣使盡禮紓邊急耳辭揚而意婉　上意始釋曰從汝言巳即退羣臣既出文華門太監興安舒舒而出呼曰

爾等固欲遣使且言孰可行者孰爲文天祥富弼其人耶衆未
有答直面發赤大言曰豈可爲此言今日羣臣皆 朝廷人
唯 朝廷用孰敢有不行者如是言之且至再而詞色愈厲輿
安爲之語塞卒遣使迎復其力居多二年辛未冬中書舍人何
觀劾直等正統中皆阿附權奸今此輩老猾不宜在左右 上
怒下科道議 令錦衣杖觀調外任壬申易儲 命兼太子太
師進階光祿大夫直屢疏求退不允天順改元 英宗復位圖
任舊人直艱於步履不能朝謁懇乞休致拜師傅二職 詔特
許之 賜以璽書有忠靖之操簡於朕懷之語復出白金文綺
寶鏹 賜之給驛舟以歸直方面修髯器宇宏偉望之若神仙

中人天性嚴重寡言笑居家儼然及至接人和氣可掬學富才
敏詩文清緻四方求者接踵廣興春闈文衡得人最盛在翰林
三十餘年恭勤不怠如一日與王文安公英齊名時稱二王又
以居地在東稱東王先生士類莫不拭目海內想聞其風采及
位冢宰益加廉慎時方面官罷廷臣薦舉專屬吏部直益留意
人才委任部屬凡御史出巡歸者必令報其高下以備拔用自
是四方多號得人奔競之風爲之一息居第隘陋曾不屑意與
切世味安於淡薄　朝廷重直之德每優禮之免其朝謁及退
休居家杜門不出日課諸孫讀書而已所著有抑菴集若干卷
行於世天順六年九月二十三日以疾卒年八十四訃聞贈太

少保謚文端遣官　諭祭於其家復令有司營葬事子稽爲翰林

檢討曾孫思爲編修

寓圃雜記云景皇帝八年正月病久不能朝外議稍稍積于冢宰

直與諸大臣議請複太子某憲宗御名監國　太上還大內議畢具

本時正月十四日以燈假有妨候十六日早進其票留於禮部

尚書姚夔家諸臣中有一人泄其議其貪功喜事若曹石諸人

知之遂亟造謀先於十五夜部聚整定至四鼓斬關而入亦有

內應者遂成南城之計而前諸臣之請竟寢焉　英宗既復辟

雖賞諸人之功而恒不悅以其有輕　朝廷之心後皆不得其

終成化初姚爲冢宰常以稿出示郎中陸昶且曰朝廷本無事

但庸人自擾之兼亦無迎藩之謀特以此誣于謙輩死耳

奇德錄云王文端公直在吏部時其子爲南京國學博士考績在部文選郎中欲留侍公改北學公不可曰是亂法自我始矣

何文淵字巨川江西建昌府廣昌縣人自幼英邁年七歲入社學從鄉先生讀書過目成誦群兒或竊瓜果以奉文淵却之曰童稚之年詎可習爲盜賊哉識者嘆其不凡永樂初選補邑庠生時父兄繼喪文淵晝則經營家事夜則刻苦讀書涵濡既久經史百氏無不貫通發爲文章咸中矩度歲戊戌登李騏榜進士越二年拜湖廣道監察御史以廉介自持正色立朝巡按山東山東豪右侵漁有劾兼軍衛多擾文淵發奸摘伏吏民畏之

如神 仁宗即位命考四川吏治察其殿最而黜陟之人服其當又劾奏工部侍郎楊和謫退參議金文斌副使張銘命亦求明等三百餘人威風凜凜貪暴往往棄官去時蜀旱所臨郡邑輒雨人謂御史雨烏蒙土官知府祿昭妻與耆民什伽私昭知之什伽懼罪潛赴京告昭謀反 詔四川雲南貴州建昌行都司各以軍討之昭遣人訟冤文淵移檄止所調軍具以其事聞於 上遂直其冤由建昌行都司入雲南經貴州出播州楊宣慰迎謁以銀器文綺來獻文淵笑而却之宣慰謝諸人此可見何公不可以利動宣德改元正月奉 勅清理湖西戎伍於其冤濫者直之欺隱者摘之民無有苟免而濫加者十一月 詔

選御史有風力者體察兩京弊政十三道御史咸推文淵復承
命以往因奏曰人有誤觸刑憲初犯令納鈔贖罪又言老人必選
年高衆所信服者使勸民爲善不使非人以虐民害政請通行
禁約　上皆從之歲丁未因歸省還遇盜行李爲之一空而縣
丞張履道家人寄白金十五兩獨存文淵至京舉以還之封識
宛然人皆嘆服庚戌五月　上以蘇松等郡素稱難治而任郡
守者弗得其人乃　命大臣各舉其賢能者任之時都御史顧
佐薦文淵知溫州府捧　璽書馳驛赴任至則視民之利病政
之得失而興廢之舊額四十畝以三畝爲陸田俾輸麥稅其後
田有買賣而民畏麥稅之重造版籍莫肯收陸田者以故興訟

進年文淵請均陸田之稅與水田等於是賦稅不虧而民甚利之鄰所屬四縣稅課司河泊所舊徵銀鈔既而禁用金銀商稅止輸鈔而舊課不除每歲役於官者買銀輸之民多破產文淵以稅鈔利禁請自今課銀亦皆收鈔　朝廷從之是後民無輸銀之苦溫地與金鄉盤石等三衛鄰軍士恃其不統於有司肆為兇暴廣植田產不供賦役凌轢有司侵刻小民文淵束之以法軍衛肅然一日檄下作漕運巨艦四五十艘郡邑驚動文淵任察屬集耆老與工科董其事不一二月寂無勞擾而艦成且以所餘物還下中貴官柴某以巨舟浮取寶西洋諸國道還遇風舟泊海港入溫江瀕岸將起其貨送京柴某聲勢熾焰文淵

處之裕如居數月政化大洽山無盜賊民寡詞訟境內稱治有來質者文淵爲辯其曲直咸悅服而去青田民葉孟圭徐成皆邑之大姓也兩家故有怨成爲糧長以賦不時輸縣遣孟圭督之孟圭欲因以報怨乃率五百人掠其財燬其屋成訴於官三司調軍追捕文淵聞之曰洪武初青田嘗反今以五百人之衆不服追捕逃入於山林必激變又延及無辜乃遣人召孟圭及成至府諭以禍福命孟圭以所掠還成爲葺其屋孟圭拜且泣曰昨聞調軍追捕自謂旦暮鬼耳今聞指示可生之路敢不從諭人謂文淵片言止亂壬子冬十月入覲道經括蒼馮公嶺承嘉丞于見遣其子間道懷金賂文淵於旅館文淵慰諭却之遜

客聞其尊者因扁所舍處曰都金館士大夫咸有題詠始文淵與八人受　命爲守未朞月政聲燁然聞於京師至是　上問吏部尚書郭璡曰先所任九人爲知府亦有來者乎璡以文淵等七名聞乃召入便殿　命中使傳詔　獎勞　賜宴於廷又以　御製招隱詩　特賜之所以　寵賚之者甚厚文淵既復任感　上寵遇知無不爲化行既久民皆信服兵衛亦皆戒飭其下毋得侵害爲民患郡中無事暇則詣庠序進諸生周旋講論經史亹亹忘倦又召生徒章綸入府親自受業未幾周旋果狀元及第章綸第進士任禮部右侍郎其餘亦各出仕有廉介心文淵之指教居多歲旱齋戒禱于山川泣拜移時不能起其

禱詞有云薄壽請從今日止甘霖望自九天來俄而黑雲四興大雨如注歲大熟乙卯春處州盜起羣集四出剽掠官軍討之往往敗績乃於要害處設官防守俄有一人逸入境守關者執之乃殺官軍者也文淵詢知賊據烏風洞爲巢穴道經歷黃能誠往捕之悉得其渠魁時都指揮使李貴等捕盜無所得乃執村民以火烙之皆自誣服文淵移文言已得盜彼所捕乎民也貴等怒必欲置所執者於死文淵抗言不爲撓由是活二百餘人永嘉民朱良觀良旦兄弟爭財訟於郡文淵召其鄉長老諭以兄弟人倫大義因判詩於其狀有云祗緣花底鶯聲巧致使天邊鴈影分之句於是觀兄弟感泣退修其親睦之行歲五月

浙江布政使黃澤以文淵治行聞於朝　宣宗以璽書奬勵增秩二級掌郡事如故命甫下而禮部尚書胡濙復薦文淵宜大用乃擢刑部右侍郎將赴召溫之官吏軍民父老咸號泣遮留及出城男女送者萬餘人塡塞城門居民在江之北者率父老童稚望風拜伏悲泣於岸側在郡六年無錙銖之取於民布衣蔬食處之怡然故其時詩云行囊不載溫州物惟有民情滿腹中民思之不已爲立生祠歲時祭祀及在朝數上章言事皆關於治體每　朝廷有政事百官廷議文淵辯折利害衆皆服之論囚常求生之前後辯繫者之寃不可勝數又命典獄灑掃囹圄夏日則寛其桎梏正統元年丙辰九月　詔往淮揚理鹽法

惟私販情重者罪之餘率寬貸議者欲悉籍其家文淵力爭之全活者百餘家庚申八月　朝議遣文淵經理京畿八府荒政多得賑濟之法初麓川思任發苦邊吏侵刻而叛都督方政討之敗死已而遣使入貢謝罪而郡臣復請討之文淵上書大略言麓川一彈丸瘴癘地疆里不過數百人民不滿萬餘以大軍臨之往無不克然莫若命官軍耕守操備仍令官一員直入其地諭以禍福趨避之幾好生惡死人之常情彼亦人也一闢開示可生之路必稽首稱臣輸琛入貢若或冥頑梗化則調軍相機剿絕如此則遠人蒙再生之恩而　朝廷亦免出師轉餉之勞　詔百官會議時有欲邀功邊徼者但言征之便卒以山川

險阻弗能克兵疲於奔命民困於轉輸東南騷動衆始悔之亨酉六月旱　詔文淵等覆在京罪囚多所平反凡情有可矜決有可疑者咸從輕議越數日天乃雨大有年上封事者言民之盜竊者多黥刺之刑不足使之懲創自今犯者宜扁其門曰竊盜之家　朝議從之文淵具言律有常憲竊盜初犯再犯俱刺字三犯者絞今又起立牌額是於律條之外又加其罪在京及各布政司人煙輻輳爲盜者多若盡立牌額數年之間各處竊盜牌額必多有失四方往來之人觀瞻實傷治體書奏乃報其令肯文淵以疾欲告歸而少師楊公士奇少保楊公溥勉留之且擬大拜文淵以疾力求罷　上乃許之既歸杜門不出惟誅

童僕耕墾教子讀書而已已巳八月　車駕北狩　郕邸攝位
詔起之遂驛召於家既至以爲吏部左侍郎貴州蠻叛議討之文
淵言貴州荒服之地洪武中命鎮遠侯提督鎮守夷人以安永
樂年始奏以其地設都布按三司及府州縣夷人始苦其役遂
至作亂乞遵舊制仍設總兵官鎮守而革新設衙門不報北虜
也先請遣大臣迎　車駕還京　廷議不決文淵自草奏同羣
臣議詣闕請迎　鑾輿南還明年陞本部尚書待　寵固位聲
名日損於治郡時及附易　儲尤爲公論所斥文淵知不可求
退避始　命致仕既歸杜門養病絕不與世事縣大夫有問候
者概使人謝之竟弗見天順元年四月十一日得疾與諸子曰

吾嘗爲温守温民戴吾亦深今去温數十年然心未嘗不在温也我死神氣必歸温矣三日正衣冠而坐宗紙筆書口占律詩一首付長子宗投筆而逝所著有尚書直解東園集牧民備用司刑格用等書行於世

王翺字九皋直隸河間府滄州鹽山縣人翺生而岐嶷與凡兒不類甫十歲讀書一二過輒成誦稍長即知以禮義自持父鍾愛之嘗戒曰莊家勤苦有飯吃秀才勤苦有官做將翺聞惕然以勤苦自勵潛心經史志期古人永樂初爲邑庠弟子員隆師親友益肆力於學大有所成就九年辛卯中鄉試明年會試乙榜卒業太學乙未中陳循榜進士二甲一名改翰林院庶吉士

甲辰授大理寺左寺正讞獄公平爲兩法司所敬憚因詿誤左
遷行人司行人宣德改元丙午廬陵楊文貞公薦爲山東道御
史歴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正統改元丙辰奉 勅鎭守江西剛
果孤介去華就實植良善抑奸貪風采凛然官民畏愛戊午奉
勅巡鹽浙江祛除土豪整理鹽法事竣還己未四川松潘番賊爲
患 命將征之朔奉 制勅叅賛軍務威聲大振賊懼率所部
來降朔出 上賜白金二十兩寳鈔三千貫易買羊酒犒勞之
酋首商巴等感悅盡邀各部落生番一十八寨來歸受約束地
方獲寧辛酉奉 勅鎭守陝西整飭關隘操練兵馬舉用將帥
三邊晏然關中以治羌戎莫不服其令壬戌遷東邊務弗經[illegible]

寇頻來侵犯監軍參贊總兵屢失機　朝廷深以爲憂特　勅
翱提督遼東軍務及辭　召至文華殿面諭以便宜行事翱至
前屯下馬總兵以下庭詰翱詰所以失機之由命左右悉曳出
斬之再三哀請得免於是三軍股慄莫敢不用命至廣寧不逾
月巡邊自山海關直抵開原高墻垣深溝塹五里爲堡十里爲
屯烽燧斥堠珠連璧貫千里相望簡閱行伍懦弱者更之貧窮
者賑給之鰥寡者婚配之謂邊境不可以法律治凡詞訟無問
重輕皆情以布絹穀粟贖罪雖人命亦以物抵償其家有指揮
孫璟者因漏關鞭戍卒趙甲邂逅身死其妻哭之亦死其女哭
之又死他卒被鞭者訴璟殺一家三人翱判曰甲死以罪女欠

死於夫父非殺也其令瑮償其埋葬之費瑮得無罪卒爲名將焉癸亥九載秩滿陞左副都御史時母張夫人故上疏乞歸終喪特降　勑不必守制賞鈔一千錠令其姪安葬丁卯親率官軍征勦達賊斬獲首級人畜無算并捷奏　賜勑獎諭爾等克遵朕命屢率精兵出境斬獲人畜來獻朕深嘉之茲　特陞爾等秩仍加賞賚以旌其勞陞右都御史已巳又以殺獲達賊功陞左都御史是年八月胡虜也先犯京師分其醜類數萬寇廣寧時翺方坐教場給賞軍士且戒約三軍分布將帥爲禦虜計不意虜騎前鋒卒然突至我軍大潰翺亟歸坐城下收拾散卒衆稍集彼衆我寡度不可敵乃下令堅壁固壘間有謂城不可守

以惑衆者翱怒勒劒示衆曰敢爲異謀者斬徐俟虜怠選精銳
步卒分投四出或奔其前或躡其後或衝擊其左右賊不得息
且所掠輜重既多不久遂遁去翱在邊十數年間設法處置積
銀萬餘兩糧數萬石馬千餘匹邊用充足器械鮮利軍士飽煖
人樂於戰所舉總兵叅將如施聚焦禮輩自衆中拔起皆智勇
有統馭才爲夷狄所憚近邊建州毛憐及海西諸夷來則厚以
款待去則嚴加隄備故老少男婦莫不感翱之恩而畏其威皆
以王爺爺呼之景泰三年壬申　勑取回京管都察院事時有
廣西土官黃㺹殺嫡當死以易　儲爲請下廷臣議翱口雖不
言心知其不可惟嗟惋歎息而已尋加太子太保兼左都御史

値廣東廣西不靖兩鎮將官皆庸流地方大擾　朝廷更置其將　簡命翔總督兩廣軍務自總兵以下悉聽節制凡事得便宜而行翔威望素重蠻夷聞翔至大懼翔曰蠻夷久反要在撫化得宜耳略去兵威一意推誠撫諭引其酋長向化服衆者犒以金帛酒食多見歸順思恩軍民府知府岑英頻年領士兵有疑其反側翔爲居之桂林城中禮待甚厚養其士兵如父子相視由是人思効力田州知府岑紹死於家奴其已襲知府子鏞適領兵赴調家奴呂趙假義挾其出亡庶長子鑑入據府治以拒鏞鏞不敢歸思明知府既卒同族黃震黃道爭襲道父兄皆死於兵地方洶洶三司莫爲計或以爲震嘗襲翔曰夷俗何論

理之有調停之可也乃奏授鑑知府管府事鏞隸桂林總戎帳
下道授知府以慰其家被禍之慘一時感化爲之帖靜叅將范
信有才略人厭其貪兵部因事革其職聽調翀不惑羣疑奏復
其官信卒以能將名兩廣者十餘年癸酉　欽取回京遷吏部
尚書太子太保如故乙亥上疏乞致仕不允　詔命有司爲翀
起第於縣郭之西時冢宰泰和王文端公尚在位而選法一委
於翀於是洗剔垢弊嚴考察公銓注抑倖進杜請托故事吏典
以資格出身積久過冗宣德間命吏部引入　內庭會大臣羣
考之分三等一等本格出身二等雜職用三等爲民至是翀以
爲太拘遂奏罷仍依資格法考於部書判有一稍可者皆在取

列故吏無虧勞之歎又以官吏給由起復文憑過限多匿乃行
覈劾法而奸人不得爲計取選故以硃書下緣爲奸糊塗莫辯
翙易以墨弊遂絶　詔求賢良方正經明行修山林之士駢肩
而至翙深惡而痛抑之百不取一二天順改元丁丑　英宗皇
帝復正大位翙即辭太子太保職屢乞致仕俱不允時有欲傾
陷翙於罪者賴　上素知保護得無事九月以翙在邊效勞
特官其子竑爲錦衣衛左所千戸適南陽李文達公賢以事黜補
外任　內閣乏人欲用翙翙力辭薦所知岳正尋又謫去　上
召翙問曰李賢何如人翙頓首曰如賢者與臣處久始知終始
此本分人也遂復李賢於　內閣自是日見信任翙之力也

上篤信翔眷愛加隆 賞賜金玉束帶衣服靴帽綵幣玩器等物
歲無虛月每用人必訪於翔翔亦以用賢報 國爲已任 上
嘗問翔曰某人如何翔曰此北方人老實可用自是北人進用
多翔推轂翔用人未嘗使人知要爲已功必曰 朝廷用人豈
若小丈夫汲汲沽恩弔與待人求而後與或薦之惟恐人不知
出已者可同日語哉 上於燕殿呼翔必曰老王而不名嘗召
翔與李文達等同遊西苑每至勝處 駕輒留片時 賜茶及
晚宴醉 命人扶還其家南城五花樓成 召翔落之上元節
賜觀燈於 武英殿燕賜優渥每引選入 奉天門或遇雨得
命中貴扶而上下之有所遊幸 召翔與俱宜傳侍郎選官翔遊

畢雖晚必流閱所選訖放榜惟恐有未當也辛巳曹欽反夜執
李文達於長安砍傷其首血滿面奔翺臥所求救賊併執翺問
曰　朝廷何負汝汝乃反耶殺他人寧殺我賊素畏服翺因謝
曰豈敢殺長者耶遂上馬去李乃得釋事　聞加太子少保癸
未乞致仕　上諭卿雖年高邁精力未衰朕方依托不允所請
甲申　憲宗即位首召翺　賜銀鈔若干遂乞致仕　上諭卿
才力老成朕方倚重不允所辭是年冬奉　旨自今遇雨雪免
朝參成化改元乙酉又乞致仕　上諭曰卿年高禮當優閑但
朝廷不可無老成人其為朕勉留任事只朔望朝參三月仍加太
子太保榮祿大夫丙戌翺有疾懇疏辭歸　上曰卿德望老成

爲國柱石朕方倚毗以成用賢圖治之功不允所辭有疾并太
醫院便帶好藥去看三年復疾乞歸　上遣太監許安率御醫
仲和齎賚來視且有白米酒物之賜七月疾益篤上疏懇乞骸
歸鄉　上憫之諭曰卿歷事累朝爲國老臣朕方倚託今病旣
篤勉從所請居無何　上遣太監黃高齎　勅諭及　賜白金
三十兩金織衣一襲寶鈔三千緡卽欲與疾出關以病不能舉
至十一月初六日卒年八十四訃聞贈太保謚忠肅仍　命禮
部　諭祭聞喪下葬及七七皆有祭工部造墳安葬給舟車送
還其鄉
姚文敏公云公爲人端方強毅清白儉約立心制行循理守法

一毫不苟且性極聰敏事無巨細一經涉歷終身不忘有所當行寢食弗遑坐以待旦每見 朝廷行一善政則喜見顏色或有未善攢眉累日聞天下水旱災傷急詢所在官吏來京者有無儲積民不得流離餓死否其憂國憂民如此公京師雖有第宅三十餘年不過仍舊苟完而已公餘則退宿朝房非朔望時令謁先祠未常歸家門無私謁苞苴不敢近權豪勢要有所囑毅然拒之辭色俱厲及處之不甚拂其情故人雖畏公而心不怨屢遭變無他慮公於恩讐一不介意常曰吏部豈報恩復讐之地耶觀斯言眞可愧鄙隘而營儉凶公奔走於外二十年不能一日安於朝逮其晚年 寵遇冠於羣臣所得 賜予金帛

內則周給宗族鄉舊外則饋遺交友與所交之貧者李文達公嘗謂予曰臯陶九德王公有其五亂而敬擾而毅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又曰王公經略不爲大然專一事則無有滲漏斯言亦足槩公平生焉予忝與公同事近五年相與一出於正荷公顧相愛然不能無南人之嫌嘗竊擬公一二公之才識器度未易測評至於公勤廉慎孳孳爲國之心誠非他人所能及但性多猜疑好寵馭人坐是爲小人窺覘以左道投之卒爲所賣者多矣故人或以知人爲病予嘗勸公曰公年高盍少戒怒聲恭公薑桂之性到老愈辣附中扣公高年强健之故公從容謂曰玉蘊石而山輝珠藏淵而波潤昔人已道之矣公平生寡慾一臥

九月而後終非病困也蓋公稟氣厚而養之完故其歸也徐徐耳於乎公可謂全生全歸者歟

守溪長語云王翔高邁孤峭人不敢干以私鎭守遼東還朝餽遺一無所受惟太監有與同事久特明珠數顆餽之固辭某曰公於他人之餽皆不受我之餽亦不受吾有死而已公不得已受之乃自綴於衣領間臥起自隨雖其妻不知也居數年太監死其猶子以貧不敢見公使人召之曰何不買第宅曰貧不能也公曰第買之其人訝不肯買公乃解其珠出之衣領間與之直可千金第尚有餘云

詔營第於鹽山有司承媚於外多列屋若干公悉拆去之曰非

詔旨也每朝退於公卿前千然獨行不與人言時馬昂兵部尚書
崔恭爲吏部侍郎公直以名呼之
侍郎崔銑記忠肅事云公爲吏部尚書忠清爲　英皇所任信
仲孫以廕入監將應秋試以有司印卷白公曰汝才可登第吾
忍蔽之哉如汝誤中選則妨一寒士矣且汝有階得任何必幸
冀非分邪裂卷火之又公一女嫁爲畿輔某官妻公夫人甚愛
女每迎女婿固不遣恚而語女曰而翁長銓遷我京職則汝朝
夕侍母且遷我如振落葉耳而固惜者何女寄言於母夫人
夕置酒跪白公公大怒取案上器擲之傷夫人出駕而宿於朝房
旬乃還第皆不調

瑣綴錄云永樂乙未科始開會闈於北京梁伯菴先生主考得一卷三場俱優取定為會元將拆卷乃陳芳州循先生以鄉故為嫌欲取林文秸而又以秸字難識進呈不便因見第五名洪英曰此洪武間英材也遂取為會元而循居第二王翺第五　太宗見翺名喜北京初啟會闈而經魁得一畿甸士遂以布衣召見　賜酒飯後翺至官保太宰壽祿名位非常可及遭際有自來矣

國朝列卿紀卷之二十四終

國朝列卿紀卷之二十五

吏部尚書行實

李秉字執中山東兖州府曹州乾都人宣德乙卯第一丙辰登進士授福建延平府推官有兇豪爲民害官莫能禁秉廉得其狀即捕治之因被誣下獄朞年事白兇豪伏法其名遂起越兩考擢都察院經歷未幾丁內艱服除改戶部主事巳巳陞郎中出督鳳陽等處漕運再理宣府糧儲所至事集景泰辛未用薦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宣府叅贊軍務總理糧儲秉請白金二萬兩買牛給貧乏軍民秋成償其價　上允之軍民樂業邊餉亦足且奏都督紀廣叅將楊能怠忽邊備能亦誣

秉不法　上命取回別用擬差都御史蔣林代之科道逃章言
風憲糾劾貽跋扈未辯曲直遽以摭拾之言而致罷之適足以鈐
言官之口非邊人之福　上止林行　命御史練綱給事中嚴
誠往勘果誣　勑切責能等秉復奏准邊軍士雖無妻但有四
口同居者許支一石之例汰宣府尼僧配軍士無妻者又奏都
督過興怯懦無謀及參將方政黃真都指揮王良孫安歷官貪
宅之罪　上切責良等而以宅付代者癸酉有達寇近邊牧
廷議擊之上疏謂邊墻之外皆夷狄牧放之地彼未犯邊若掩其
不意而襲殺之是倖功賞而啓邊釁昔姚崇爲相不賞邊
功意耳　上嘉納之虜寇以剽掠男婦易糧米　朝

米一石小口米五斗虜不從衆曰是重物而輕人也每口與米
一石總兵官以爲礙例衆曰何忍使吾赤子爲夷人耶專擅之
咎吾任之悉如數與之後具聞　上允不究尋罷叅將孫安爲
陞都指揮周賢代安又以指揮張林代萬全叅將江福士論以
爲得人常條陳邊務其月曰設武學以蓄將才恤孤老以廣仁
政增衣糧以恤貧寒城縣治以衛居民汰冗員以節邊儲專防
守以固城池委將臣以肅邊備行營田以防邊患責典守以革
奸弊防虜使以杜奸謀停造作以安人心修城池以防剽掠均
田土以息爭端貸官鹽以給邊餉　上悉允行之數年之間邊
境無虞軍民賴之至有祀之於家者天順改元巡撫江南一守

陳泰之制改蘇松加耗之例時郡縣多貪吏爲民患兼去其者數人餘悉畏憚而民始安戊寅改遷大同等處一時痛革諸弊凡賍削軍士者必置於法群情洶洶度不能自容乃以事中之己卯遂坐賍名久之　上知其誣　特召復職掌南京都察院事甲申進右副都御史再巡宣府越兩月擢左都御史掌院事屬歲當考察兼舉劾無所避公論快焉是歲秋　上以大同等處邊備廢弛　命兼整飭之適虜寇入境兼率官軍與戰於鳳凰山擒獲人畜擄計成化二年丙戌建州虜酋董山作亂復命兼提督軍務討之兼奏建州毛憐海西等諸部落野人女直進貢邊臣不得遏爲揀擇以啟邊釁下部議從之三年丁亥同武靖伯

進剿破女直擒董山等二百餘人誅之師還特　賜一品服勞以羊酒丁亥遂拜吏部尚書錄建州功進太子少保秉素剛直不阿人意及居吏部凡內外士夫有聲望者擬奏不得進擢命不已又以天下厥職不稱職者諸監生雜冗乃以貌言書判四者律之四有三者爲上四有二者爲中四有一者冠帶回家由是人臻怨焉大臣有忌之者指其行事乖方嗾給事中蕭彥莊劾之遂落太子少保以尚書致仕前祭酒陳緝熙爲之不平特作詩送之有古道自無三黜慍直臣又見一番歸之句人所傳誦方秉被劾時六館士方試禮部咸曰其罪不測則廢不試以贖之及聞謫責乃罷丁未　恩詔下進階光祿大夫又三年卒

年八十有二秉居官介然有守無敢干以私者及與鄉人處忘其勢位人人得而親之尤雅好施于鄉族有貧乏者周給不少吝云後謚襄敏

蘇志云天順元年　英宗復位石亨董怙權自用廢巡撫遂改總理糧儲兼巡撫應天等府地方時歲饑秉出官庫銀充運費易在倉米以賑民所全活甚衆罷出贓吏數十輩郡中肅清又改定蘇松加耗例六斗以上田止徵正糧五斗以上田每石加一斗五升四斗以上田每石加三斗三斗以上田每石加六斗二斗以上田每石加八斗一斗以上田每石加一石五升五升以上田每石加一石一斗五升或者謂此法據文而觀

最為平均然聚一則之田於一戶圖帖之中查筭填註不勝其煩而里書之飛去不可稽覈矣不久復舊益知其行之難也又是時金花銀准米三石四斗三梭布准米一石五斗綿布准米七斗五升輕於此而重於彼亦未見其利也

天順日錄云二年因大同等處巡撫革後地方益多事　英宗召大學士李賢謂曰如今革去各邊文臣巡撫十分狼狽軍官縱肆貪暴士卒疲憊且曰　朕初復位奉迎之人紛然更變以此不便只得依從今乃知其誤卿為朕舉進才能者用之賢因請曰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要人最急　上復曰卿與王翺馬昂商議推選務在得人且曰多舉數人擇而用之於是

議推十二人敗事撫大同地方大同日石彪總戎來誣奏都御史年富逮繫至京益滋橫不可忍厭尤惲秉勁正竟擠之致仕

崔恭字克讓直隸順德府廣宗縣人正統丙辰進士除戶部主事提督延綏邊儲即有能聲陞郎中乙丑考最知萊州府事恭至巡行屬邑撫良善去貪暴尤加意學校增修廟宇齋舍生徒便之丁卯登萊大旱飛蝗遣使捕之且焚瘞蝗乃盡亡及發郡縣倉勸富民粟賑之奏免膠州即墨諸逃戶麥糧民賴全活己巳北虜入寇逼京師恭括所屬機兵雜民壯爲什伍入援京師是歲建議城臨清檄發郡夫恭以方春民且乏食未即應命及秋期　命復下始以郡民赴役適中其會人服其識治萊六

武威惠大行人諡曰古之楊今之崔後數年山東大饑萊父老相與曰使崔公在我輩何至此極耶具其美政立去思碑於楊震祠中景泰壬申陞湖廣右布政使諸凡取辦諭察屬並去之苗蠻侵武崗巡撫三司議進兵乃督餉練兵助之苗卒效順岳州謀報公安監利流民擅相殺害恭即下令曰願附籍者收之不願者俟下秋遣歸事不迫而民稱便未幾遷江西左布政使將行一無所取篋中惟大明律誥數冊衣數襲而已比至臘理獄囚無病死釋縱盜良民活者甚衆寧王與弋陽王交怨恭陳天倫同氣之義二府始平文作均徵法行之至今天順戊寅改左副都御史巡撫南畿所至郡縣進諭耆老令人得盡言周知

利病崑山民王凱素無賴利別籍所遺田產自冒爲軍御史信之逮坐隱蔽者二十四人悉配蘇州衛衆人乃訴於恭恭下有司集里老覈其實事遂白止坐凱罪時米價貴乃出倉米而取其值以充義役費米價遂平松江舊設滂清夫天旱則開閘隨潮引清水灌田水大則泄之以防渰沒後漸廢弛八十年沿江之民歲被渰潦乃即親詣其地督工挑浚分江爲三段崑山縣自夏界口至白鶴江挑四千六百七丈上海縣自白鶴江至汴家渡挑四千六十七丈嘉定縣自汴家渡至莊家涇挑五千五百六十七丈江深一丈四尺面闊十丈二尺底闊四丈又浚曹家港湔匯塘新涇大營浦諸水至今爲利民因目曹家港爲都

臺浦以謙不忘又前李秉加耗例不便悉復文襄舊例四年冬
英宗召大學士李賢曰吏部右侍郎不可久缺況尚書王翱年老
早得一人習練其事 命與翱訪其人明日於 文華殿以恭
奏 上喜得人至則佐翱用人無所偏黨共商確政理翱亦倚
信不疑五年轉左一日 上謂李賢曰今六部尚書皆得人但
吏部王翱老矣賢曰臣聞祿命之說翱命尚有十年 上喜曰
如此無慮矣因論若吏侍姚夔崔恭亦佳賢曰二人才器異日
皆尚書之選 上曰然將嚮意用恭會天不果成化三年翱卒
於位恭希代翱及科衆李秉補吏部尚書恭與尹旻皆不悅搆
擠之五年秉被劾恭與旻對款承伏而秉竟罷位比人在科道

比乘者共訐內閣彭時欲引大理卿王槩構陷乘夫大學士商輅欲解彭王之疑遂急補恭吏部尚書未幾丁母憂七年起南吏書餘詳南京吏部

姚夔字大章浙江嚴州府桐廬縣人正統戊午舉鄉試第一會試乙榜入太學進業時祭酒李時勉司業趙琬一見知為偉器待以殊禮夔閒游劉忠愍公球之門劉許與尤至壬戌會試第一與從弟龍同登進士時人榮之癸亥擢吏科給事中首疏八事謂修 聖德舉賢才考察有司慎選風憲寬 誥勑之限革監庫之弊立論法以勸賢銓敘職於便地多見采納甲子夏旱奉 命祀北鎮兩應時至都御史王翱鎮其地喜曰此所謂[illegible]

車雨也爲立碑於廟乙丑秋母夫人疾醫弗效彝籲天願以身
代尋痊丙寅持節册封胥府徐潚等王夫人以疾卒彝以不獲
奉湯藥爲恨號慟屢絕奉柩南歸居喪盡禮遠近從遊士雲集
多所造就服闋復舊任己巳　英廟北狩國勢危疑羣臣勸
郕王進議未決詢諸六科彝曰　朝廷任用大臣正謂　社稷計
何必詢諸小臣衆乃詣　文華殿懇請事遂定十月虜大舉進
逼京城衆議戰守不一彝言兵敗之餘人心未定只宜固守伏
兵歸路擊之遂上疏遣人間道齎　勑宣府遼東令總兵官楊
洪曹義各選勁騎刻期以進與京軍內外夾擊未幾洪義果統
所部兵來賊鬬一夕遁去景泰庚午春廷臣交章薦彝才堪大

用陞南京刑部右侍郎時刑部規矩廢弛夔嚴肅整飭獄無滯因壬申改南京禮部來 勑考察雲南官吏黜陟允當癸酉選朝遂留禮部尋 賜誥進通議大夫丁丑春正月景泰不豫尚書胡濙在告夔強之出十四日率文武大臣於 左順門 問安退集東閣議立 皇太子上疏懇請未允次日夔欲率百官伏闕以請是夕與學士商輅議定遂歸十六日早三鼓至朝房夔屬輅具本稿有 陛下爲 宣宗章皇帝之子當立 宣宗章皇帝之孫正位東宮等語夔躍然舉筆於立上添一復字時同官鄒幹等俱稱善已將入朝衆議合文武大小官僉名且二樣寫二本因遲延至十七日早變作兆果進 英廟復位石亨輩竊

孫威權勢熖可畏夔視之如常亨憾其不附已乘間調夔南京
禮部　英宗素知夔爲人且聞正月立儲之議未幾驛召至京
賜二品服轉禮部左侍郎戊寅吏部左侍郎缺　英廟召大學士
李賢曰吏部乃天下人物權衡非他官比先生以爲誰可賢曰
無如禮部二人　上問孰優賢曰姚夔表裏相稱有大臣之量
遂調吏部有貞定守以重賄賂亨挾勢囑復其官同列附亨者
令擬奏稿來判夔擲筆大言曰吾寧不做侍郎必不判此稿事
竟止亨敗附亨者降黜而夔之名益重癸未遷禮部尚書附詹
善大夫夔詳雅敬謹明於典禮克稱厥任　上深嘉之甲申
憲廟嗣位命侍經筵賜白金綺寶等物成化乙酉　上耕籍田幸

太學皆從夔所請宴　賜有加丙戌會試夔知貢舉預上數事以杜僥倖閏三月進資善大夫五月夔率羣臣上封事其略曰皇上當念　祖宗之付託思天下之艱難勿以目前無事而恣於宴安肆於逸樂以禮法齊家以節儉制用官爵無濫授金帛無妄費土木無妄興齋醮勿頻設出入有方巡遊有度節嗜欲養天和留心萬機無忘政務　上嘉其言優諭甚至丁亥正月賜金織麒麟文綺七月以灾異數見乞致仕　上曰卿謹慎老成朕方信用不允辭朝鮮進海東青夔言非故事宜下　詔自今非常貢之物不得進以示不寶遠物之意戊子四月以灾變率羣臣上疏言　皇上春秋鼎盛而儲位尚虛宜均愛六宮以繁

子嗣然此事自　陛下身上用非求神奉佛所能致也乞能西
山所建之塔斥回阿吒哩之流其餘庫府金銀綵段俱是民間
膏髓不宜浪自費用內局諸作匠役未爲重大勳勞不宜濫與
官爵仍乞每日視朝之後依　祖宗及　英宗皇帝初年未變
時故事　駕御文華殿留心講筵裁決政事開誠心布公道以
來善言親君子遠小人以圖治化凡一服食之所一言動之間
悉依　祖宗舊規以回天意又言持儉用人正家防微杜漸不
克終今日之治不在他求惟守成化之初足矣　上嘉納之會
慈懿皇太后崩　上命別擇葬地內閣大學士彭時商輅等執不
可繼之以疏下禮部議爽會羣臣議以爲宜與　今皇太后千

秋萬歲後俱合葬 裕陵 慈懿皇太后居左 皇太后居右一體祔廟 上荅詔云卿等言固正理但 聖母在上事有窒礙朕屢請命不蒙 俞允又令內臣往返數次懇請堅意不許朕平日孝奉兩宮如一若因此違逆致有他虞豈得為孝今當於 裕陵左右別擇吉地安葬崇祭如禮庶幾兩全卿等其體朕意夔會羣臣復奏大意云 上所有者 祖宗之天下當守祖宗之成法 祖宗之成法即 先皇帝與 母后猶不敢違而況 陛下乎若今日之禮稍失則非 先皇帝之心損母后之德 皇上不得為至孝當起敬起孝以諫而號泣隨之可也若母后猶持不從則當用尊無二上處親以大義之道斷而行之

上猶未從於是內閣復請會議　詔下羣臣再奏夔等言益切謂
或者曰　上爲　皇太后所出不可薄於此而厚於彼殊不知
慈懿與　皇太后他日並合葬　裕陵並享　太廟畧無輕重何
謂有厚薄乎或又曰　慈懿無子宜與恭讓皇后同此尤不然
恭讓在　宣宗時已嘗遜處別宮而立　孝恭皇后矣　慈懿在
當時未嘗退處他宮未嘗別立一　皇后豈得謂之同乎況　宣
宗晚年追復　恭讓微號悔恨莫及自笑曰此朕幼年事蓋可
知矣又況　皇上繼統承緒即同其子而可謂其非所出而別
讓乎後復繼以危言　上乃從之合葬祔廟如禮九月彗星見
夔辭職不允己丑會試夔爲知貢舉官三月上疏乞祭先塋

上曰卿老成朝夕輔朕未可言私六月遷吏部尚書進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夔熟於事體釐正庶務剗革宿弊品藻人物進退惟公中外稱慶以爲得人庚寅雨雪失時夔率諸司條列政務其末且言可憂之事以冀感悟辛卯秋加太子少保遣中官 賜羊酒寶楮是夕彗出軒轅夔上疏反覆諷諫言無所諱壬辰南方大風雨水溢夔疏言自前歲彗星示變以來四方漸覺多故朝廷處置事宜往往不爲深遠之圖自古禍亂常起於災傷饑饉之餘毋謂天道姑息有象無應只圖因循便安於目前也 上以其言 命禮部即會議行夔自是憂形於色食不甘味上疏乞罷歸田里不許已而疾作日轉劇臨終謂子璧曰吾受 國

厚恩不克圖報死後勿隨例請葬祭以重吾過言弗以私襲乎
神秀朗豈識宏偉平居接人開心見誠汲引人才惟恐不及自
奉儉素雖貴無異寒士天性孝友每語及二親輒嗚咽流涕處
兄弟無間言視羣從猶己子遇宗戚中貧乏濟之無德色文章
豪宕經書訊義學者宗之立朝三十餘年憂 國之心老而彌
篤說者謂其可屬大事其著述甚富所存纍齋堆稿一十卷卒
年六十贈少保諡文敏

丘文莊云公少有大志以春秋三傳解發南省俱爲第一而天
下以經義游藝場學者咸宗法之後人諫垣屢陳大義從容雅
重不事浮靡特以公輔屬望焉繼而典邦禮總百官表儀端重

德量宏深謀謨警敏卓卓乎一代之名輔也
給事中張寧疏云邇者恭遇 皇太后誕日令僧道設建齋醮尚書姚夔等乃於各衙門斂會財物收辦炷香約以至期赴壇行禮爲儒者自失其守業彼者烏知其非臣雖至愚爲此深惜切以人臣之於君願其福也則當勸於修德善願其壽也則當勸於去逸慾順天心之向順也則當相之以和保小民康濟四海故曰求福不回天壽平格又曰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未聞有以禱祀得福丹藥致壽假符瑞以永天命者今乃不能盡所當爲徒以辦香尺楮列名其上宣揚於佛老之神明舉而拜曰爲 朝廷祈福祝壽天地鬼神山川河嶽昭布森列可厚誣以

是哉

裁園記云大同猫兒莊本北虜入貢正路成化初虜使有從他路入者 上因守臣之奏詰之時姚文敏公夔爲禮書請筵宴賞賜一切殺禮虜使有後言姚令通事 諭旨云故進北使臣進貢俱從大路入境該 朝廷有大筵宴相待今爾從小路來疑非進北頭目比只照他處使臣相待耳虜使不復有言人以爲得馭夷之體

尹旻字同仁山東濟南府歷城縣人正統戊辰進士改庶吉士歷吏科給事中刑科左給事中會 英廟復辟大學士徐有貞同石亨等嫉言官劾少保王文于謙等發立外藩謀爲不軌又

條析折辯衆莫能難都憲蕭維禎謂曰　朝廷不承亦難免
總兵張賜即封太平侯者曠目詳㸔都云此輩自犯如何謂出
朝廷蕭若不聞刑部侍郎劉清秀欲同詳張賜怒斥之而一時附
勢者皆軒軒然受當衆否然擾辭卒賜士丁二公謂此二奸臣
正好殿議者今奚趑明日有貞舒送閣受通政參議後有貞等
敗王文于謙事亦昭雪文漸悔擔護不及矣天順七年陞吏部
右侍郎成化元年尚書李秉被劾罷與左侍郎崔恭共傾之及
秉罷恭補尚書文轉左侍郎未幾恭以丹喪去改禮部尚書
姚夔補吏部文又嫌之既姚改勢乃圖代者太監覃勤來聞爲
大理寺卿王槩及受　上頷之會吾報王槩受入　刑道請旨

曰昨者有人到宅其言亦可信乎王曰無也旻質以事所報王悟曰恭喜乎何敢望是時外議多擬王代姚内閣大學士商輅亦銜旻謗姚屬意於王旻懼百方經營及時喜得覃語故詰王以沮其來癸巳春二月姚歿適商以妻喪在告旻亟叩覃毋俟商出乃引東廠刺事韋太監入奏以外議人望皆歸於旻遂一

諭内閣擬 旨内閣大學士彭時謂崔恭在南京亦可取來司禮諸太監曰只舉在此者彭乃曰此則無如旻遂擬陞吏部尚書

初 國朝進退大臣皆出 宸斷天順間陞用大臣每 朝畢宣吏部發玉音除某人為某部侍郎尚書成化間始有吏部會官推舉之例其權遂歸於内閣每遇缺吏部必先謀於内閣而

後定稍出己意必令再推或諷使所私言官論劾故吏部多與
內閣相黨附旻既恃內豎所薦遂不比內閣會太監汪直用事
凌辱搢紳兵部尚書項忠約諸堂上疏汪過惡旻不從項遂具
草詞意剴切令郎中張瑾姚璧持詣諸堂上僉名而送稿於旻
旻潛報汪疏入　上怒罷廠未幾汪復刺事項忠坐贓罷太學
士商輅見幾求去萬安為內閣首相招權納賂朝野切齒旻掌
銓衡十八九年頗有知人之鑑凡事知矯前非雖萬安深惡之
而法守不失以此為公論所予又壽光劉珝與旻同鄉相厚亦
在內閣位亞於安安雖害旻為珝所梗不得行但旻待人不誠
多用詐術如各司部屬官之賢能者每向人稱道之以示其知

人及推舉將却先掌科掌道官若舉部屬亦先入中官之門乎
日所稱道者却不與及琊以易儲事罷免安引尹直入閣共擠
之値朝士多訕其納賍之跡甚者乞籍其家貲之半賑濟山東
之民道士李孜省又從中譖之遂下旻子侍講龍於獄令旻致
仕逮及旻鄉里故舊如侶鍾張海輩皆降謫外補論者謂萬安
輩小人構陷固不足責而旻亦未爲端人云後贈太保謚恭簡
李裕字各德江西南昌府豐城縣人裕自幼骨格不凡有劉仁
貴者善相人謂異日必成大貴惜不及見之及長楊休山立雞
羣野鶴人欽異之景泰癸酉領鄉薦明年甲戌登進士第乙亥
簡授河南道監察御史天順癸未轉山東按察使成化庚寅轉

陝西布政使下車踰月　召入爲順天府尹癸巳轉都察院右副都御使總督漕運兼巡撫廬鳳淮揚諸郡戊戌丁外艱守制壬寅服闋至京留理院事癸卯進右都御史甲辰調南京都察院丙午考績至京轉工部尚書尋轉吏部尚書丁未　憲廟上賓　孝宗即位未幾迫於羣言見幾乞休遂得請云裕初爲御史都御史寇深以裕持憲得大體委掌廣西四川二道寇爲上所眷注待十三道嚴甚獨裕不爲屈每有指授雖出　上意亦持之甚堅未嘗曲爲之從　上頗知裕亦不加罪在山東閱諸郡死獄無慮數百多十餘年未决者皆親鞫之得平反未減者過半青州大峴山砦若七十二處皆殺人爲盜群不逞亡命其中

乃督守令徃捕殲其渠魁釋其脇從間有逃租稅者亦爲之蠲其逋貧人謂莫測之禍消於未然在順天寛徵需革和買嚴田土投獻之禁故事給引錢並入府尹私藏歲計不下數千緡裕令一引輸楮鈔各二張貯之官用不收一錢遂奏爲例總漕政綱運利弊罷行殆盡數運之後人人稱便張秋南旺湖淮安西湖諸防舊用椿木以捍衝激屢修屢壞費無已時裕檄郎中楊禁主事郭昇易之以石利垂永久在都察院以風紀未振慨然欲以嚴束各道甚或朴戒之由是臺中肅然然亦緣是得謗其改調南京寔以此耳在吏部每當大選先二日於後堂中設木牌上書 皇天鑒之四字與侍郎坐定文選司官前立以鈌官

并選人姓名品第校量筆之於牘至期引奏出對牘塡榜更不移易且免錯誤　朝覲考察天下官與一二憲臣焚香告天誓無容私其間舊例沙汰之目若老疾若罷軟若貪酷若不謹凡四格裕謂遲鈍似軟偏執似酷二者於老疾不謹復無所屬乃創立才力不及通前謂五此其愛惜人才之意至今無敢裕嘗以御史按陝西奏安邊八事皆報可定遠伯石彪在邊僞增首功　廷命裕覆實彪從父忠國公亨遺書求庇一時父子寵冠百僚裕焚其書曰吾寧逆權臣不敢欺天子亨果大怒幾及禍亡何亨敗而免嘗與尚書周洪謨謝一夔待漏周謂裕曰昔某公在吏部深嫉江西人每加遏抑今某處進士何選科道京職

之多耶裕曰江西人何尤其處人何尤苟存此心如朝廷何如
天下公議何三公皆服其雅量裕自南院考滿至京　陛見畢
憲廟顧謂左右曰李都御史好人也一日太監覃昌語鴻臚
寺官傳語裕曰往時選本人　上必叮嚀司禮監看詳而後允
近日奏人即批出其晚歲得君如此當　廷試進士兩爲讀卷
歸田後兩遇　覃恩進階一品歷事四朝翱翔仕途三十四年
致政家居二十三年無事恒以翰墨自娛於詩愛選故所作多
選而律少愛屈原離騷亦間爲楚詞爲文有氣不尚怪僻書清
勁尤工草所著有　三朝奏議閒居雜錄東濱倡錄歸田訓山
東雪菴錄凡若干卷藏於家若史鈔若政事略若餘力集若正

家條約若辯誣錄凡若干卷已梓行於世享年八十有八
王恕字宗貫陝西西安府三原縣人生而魁偉高岸音吐如鐘
見者異之正統戊辰登進士選入翰林爲庶吉士授大理寺評
事歷左寺副操履剛正人不敢干以私於奏當之成原情比律
犂然當人心未幾陞揚州府知府屢辯疑獄歲饑發廪不俟報
且給醫藥多所全活作資政書院教郡子弟科不乏人天順間
遷江西右布政使揚人立石頌德比至稽滯洞達遇事敢爲苟
有便於民者毅然主之無少顧忌而操履廉潔不入義外一錢
久之轉河南左布政使成化元年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
南陽荊襄流民時南陽豪爭礦殺人恕獲其渠魁餘悉解散以

內艱去會襄陽盜起　詔恕起復會兵擣其巢走之及劉千斤輩作亂恕亦會王師平之大帥欲縱兵搜山恕不可下令曰擅殺者斬復榜示流民諭使復業民爲建生祠繪像事之盜平遂勑撫河南進左副都御史風采凛凛有所興革兵民甚宜之四年改南京刑部左侍郎丁憂成化八年河道淤阻饟道不通特起刑部左侍郎總理恕躬視上下僉稽衆論且奏揚州一帶河道南臨大江北抵長淮別無泉源止藉高郵邵伯等湖所積雨水接濟湖面雖與河面相等而河身比之湖身頗高每遇乾旱湖水稍耗則河輒爲之淺澁不能行舟若將河身比湖身濬深二尺則湖水自來河水自深雖遇乾旱亦可不阻船又云高郵湖

自杭家嘴至張家滸南北三十餘里俱係磚砌岸每遇西風大作波濤洶湧損壞船隻失落錢糧人命不可勝計况前項堤岸之外地勢頗低若再築深三尺闊十二丈取以爲外堤就將內堤原有減水閘三座改作通水橋洞接引湖水以內行船仍於外堤造減水閘三座以接水利雖遇風濤亦無前患幷查雷公上下塘句城塘陳公塘俱係漢唐以來古跡各有放水減水閘座年久坍塌遺址尚存近來止是打造土壩攔水隨修隨坍不能蓄積水利若行增修造板閘一座減水閘二座澇則減水不致衝決塘岸旱則放水得以接濟運河疏入俱允行之九

南京戶部左侍郎俱有政績然猶未甚爲人知也十三徵

南夷徙爲梗改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巡撫其地時鎮守內臣私
市外夷誅求無厭人莫敢問恕劾之其下郭英懼而自盡沒其
寶石於官幷械送其下數人於京且劾 上不寶異物凡花木
禽獸寶玩宜一切拒絕有駕帖下郎中鍾蕃所恕言舊例駕帖
下諸司司禮監印刑科號 皇門諸司備防今皆無之何以爲
信設 駕帖有 賜死者其人將何如死之恐孤臣節不死違
君命又言昔交趾鎮守非人致一方陷沒騰衝啟釁致麓賊叛逆
今日之事殆有甚焉在雲南九閱月疏二十上由是直聲動天
下進都察院右都御史十二年又改南京都察院參贊守備軍
務提督巡江進兵部尚書仍參贊同事者忌之改巡撫南直隸

恕以近年　貢獻太多所在騷擾因言古之明王有投珠抵璧却千里馬焚雉頭裘者非不知珍玩之可愛也恐因其防政害事所以投之抵之焚之却之以固結人心爲宗社計也乞崇恭儉爲天下先凡織造官一切取回珍玩奇貨令四方無來獻中官王敬乘傳東南搜索奇玩所至驚懼恕言當此凶歲謂宜遣使賑濟而乃横求玩好昔唐太宗遣使涼州諷李大亮獻名鷹明皇令益州織半肩背子捍撥鏤牙大亮與蘇頲不奉　詔臣敢不効之又具言其失人心損　國體傷和氣而召災沴　上乃　詔械敬久之敬等俱收捕下獄同惡王臣斬於市中外稱快謂恕有回天之力壬寅松江大饑米斗百錢恕出粟減價以

難全活甚衆仍轉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刑部員外郎林俊以諫建永昌寺下獄經歷張黻救之亦下獄恕言二人志在進忠而得罪恐人自此以言爲諱設有奸邪誤 國誰復爲 朝廷言者俄有 旨令致仕恕怡然就道二十三年丁未星變庶吉士鄒智等抗章言事極論萬安劉吉天下之小人王恕彭韶天下之君子乞黜萬安劉吉而用王恕彭韶疏入不報時 孝宗在東宮素聞恕名及 即位太監懷恩以忠直起自謫所首奏恕於 上言官又交章首薦遂 召爲吏部尚書旣南京科道又舉恕入閣 上曰朕用蹇義王直故事委恕若有議亦無不聽劉吉深嗍之及恕至不得入閣旋加太子太保在吏部

裁抑僥倖褒奬名節甄拔淹滯中貴無敢以私干吉代萬安專
政每有所軒輊恕亦偘偘不輒橈守備蔣琮與南京科道相訐
奏吉報前劾已恨票給事中方向等斥謫殆盡琮自如恕言宮
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又給事中周紘御史張
昺南京教塲點軍數少不准破調守備官奏其刁蹬劉吉票
旨令吏部調外任恕執奏紘昺奉　命點軍不宜調吉票　旨云
周紘張昺點軍不到如何不卽　奏聞却乃展轉刁蹬挾制人
已從寛調外任了罷恕復奏天下大事賞與罰而已賞必當功
罰必當罪此爲治之良法也今不治失伍之罪反責點操之官
後來何以使人哉未允臺諫交奏以爲老臣言宜聽紘昺乃得

改京任壽州知州劉槩考滿來京與御史湯鼐議時政槩嘗遺書與鼐言夢一人騎牛背上陷澤中公左手把五色石子右手提牛角引入正路其人謝而去蓋人騎牛背正我 朝姓字惟五色石子不可曉意者公方抗疏論時政為彈之第一義耶鼐嘗劾內閣附內閣者發其事下獄鼐以受槩餽遺誹謗朝政發衛充軍槩比擬造妖言者律罪不死恕上言槩之書詞固為狂妄其夢有無亦未可知原其心不過與人為善之意初無惑衆亂民之心今比擬妖言論死使槩死於獄中豈不傷天理之和哉今得減死初可樂徐敬端已經革罷尚書劉岌趙稱本寺欽官供祀乞復其官恕議 陛下嗣位之初首罷傳陞官員乔兢

稍息今劉岌要將徐啟端復職食糧是為傳陞官員立赤幟也
若用一人將數千百相率而來豈勝煩擾般格不行又徽王乞
陞鈞州爲府晉王乞爲世子府晉王乞醫生王玉傳奉陞院判
御馬太監陳富傳奉親王奏討醫士張錡等二名與夫工完乞
恩濫賞內官監皆人所不敢言者力論止之兩廣都御史秦紘
奏安遠侯柳景不法事坐致仕怨極言柳景當追贓　聖恩免
之矣而恩不及於秦紘是爲地方軍民之害者可恕而除地方
軍民之害者不可用其將何以服人心而勵將來乃起爲戶部
尚書內　旨以通政司經歷高祿爲本司參議士言祿山自科
目何可遽到而越次超陞恐非所以愛之也唯以天下之官待

天下之士勿以親戚妨公議事乃止時有建白多謂業已行矣恕言天下事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害若謂已行無及則古之納諫如流豈皆未行乎恕遇事輒言有不合卽引疾求退上毎溫詔留之但執政擠忌日深明示沮抑如吳雛明丘霽則謂私故舊票旨留邊方用吳太僕寺少卿白思明爲僉都御史延綏則諷御史魏璋等劾其不恊人望調外任知府甚至臺諫劾巡撫及藩郡官俱票旨黜革不由吏部定擬恕以不得其職屢疏辯明求退則票旨云不必深辯及吉去位執政丘濬又不悅之訕其好名値太醫院判劉文泰出入濬門知其風旨因援例求進事下吏部議革遂誣奏之且乞燒燬大司馬王公傳恕疏

辯下文泰獄鞫問事遂白恕不自安求去始准致仕言者譁然不滿於丘屢奏起之不果恕既歸優游山林著述不輟以正德二年卒贈太師謚端毅

大學士王鏊云東南大水士庶咸望公奏蠲歲額公獨持其議以軍國之計重也然所免各郡亦且數十萬而人莫知又舊例應天鎮江太平寧國廣德官田減半徵而民田全免災之民田多歸豪家官田多歸下戶公乃爲之損益官田量減其耗民田稍增之公私便焉

又云弘治初視學命下公請釋奠用幣爵用三獻分獻官致拜疏上許分獻行拜禮公又爭之乃於孔子前加幣用大牢殷獻

爲貞至日分奠鄒國公亞聖公

侍郎倪嶼云公於弘治之初柄政銓府如鉅鹿耿公華亭張公襄城李公莆田彭公盱江何公太原周公錢塘倪公才猷風節維國之禎皆豐芑數世之培植海內所慕望者公皆引而置之政事之地宜謀猷輸忠赤同寅協恭以毗弘治之治君明臣良至今天下之人追思遐咏而不能已

損齋備忘錄云孝廟即位之五年以開國功臣追封王爵者俱輔佐 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有大勳勞之人今其子孫有不霑寸祿與編民無異欲量加恩典俾奉其祀乃下 詔命皆查出明白具實以 聞於是吏部奉 詔惟誰即各行所在查取

赴京既而開平王曾孫常復至自雲南寧河王玄孫鄧炳至自
湖廣岐陽王玄孫李璿東甌王玄孫湯紹宗皆至自南京比至
命各授以指揮使職還轉送兵部皆定以南京錦衣衛使各近其
墳塋夫當太平盛世不忘於報功此固　聖天子之大德而所
司急於將順亦賢宰輔之公心也時承行者則吏部尚書三原
王公恕兵部尚書鈞州馬公文升驗封郎中安陸孫交武選郎
中蘇州徐源皆一時名臣也

庚巳編云三原王端毅公臨終之日既遷正寢戒家人曰吾氣
已絕必有風雷遶吾居爾輩謹無哭當靜以待之比公方瞑
自少頃震雷大風雨下如注家人相戒屏息良久開霽乃敢舉

哀及殮視公貌如生焉時正德戊辰某月某日也嘗聞河津薛
公文清沒時亦有風雷之異白氣貫空經時乃滅正人君子氣
與天地相感召者固如此夫
耿裕字好問其先保定府束鹿縣人祖耿綱國初任河南盧氏
縣學教諭不歸因爲盧氏縣人父九疇南京刑部尚書謚清惠
裕年少即有大志景泰癸酉清惠公方以刑部侍郎巡撫於外
裕侍母大夫人居京師當順天府舉鄉試奏乞就試遂中其選
明年甲戌登進士第改翰林庶吉士與修寰宇通志丙子授戶
科給事中尋改工科天順丁酉清惠公任都察院右都御史裕
言不當在言路改翰林檢討當是時將臣有怙寵專恣者清惠

劾奏之忤　旨出爲江西布政使裕亦判泗州既而丁清惠公
憂服滿改定州成化乙酉　朝廷知裕無罪召還復檢討丙戌
同考禮部會試預修　英宗實錄進修撰仍充經筵講官己丑
陞國子監司業十二年丙申陞祭酒十三年擢吏部右侍郎丁
母太夫人憂服除轉左侍郎丙午擢吏部尚書俄忤首相萬安
妖人李孜省改南京禮部尚書丁未　孝宗即位轉南京兵部
參贊機務弘治戊申　召爲禮部尚書癸丑仍爲吏部明年加
太子太保累階至榮祿大夫又二年而卒年六十七贈太保謚
文恪裕儀觀豐偉鬚髯若神而器度弘遠人莫能窺測涯涘初
列官清要一旦被斥於外人皆爲裕不堪至則孜孜訪求民瘼

兩州患政被於人者甚多至國子時臨諸生嚴教條嚴而有恩
公而有法勳戚年幼者奉　旨受業裕患其難教取其所嘗習
讀者萃成一書授之他日中使至偶持去　上閱之嘉歎及擢
吏部益慎其職李孜省執左道以登顯仕庇其鄉人故裕不得
安於其位居南京二年鎭靜持重論者以爲得大臣體後旣召
還禮部當改元之歲多行大典禮裕素博雅通知古今能斟酌
而行得會通之宜時以災異求言裕率左侍郎倪岳同羣臣等
陳七事一預節親藩一懲究欺弊一均平銓選一照例附選一
減造軍器一遵復舊制一裁抑侵越大意謂田土有限藩封日
增國賦日消乞開示條件之國之際不許生事擾人在國之時

不得輒行奏討又人臣事君以不欺爲本如雲南之木邦貴州
之青勻江西之南贛以至兩廣三邊南北兩畿之間侵犯者不
爲剿復之計盜竊者不聞捕勦之策甚者殺良民以爲賊假敗
績以爲功捷奏率爲虛聲掩護遂爲良策宜一一從公究理以
懲欺弊又兩京官職出身既同而遷轉之際乃至懸絶及監生
考勤上選先後互異須斟酌通融庶事體歸一 又南京兵仗局
前廠建造軍器共七萬六千餘件收貯南京戊子庫聽候應用
今地卑年久朽壞銹爛有名無實乞暫且停止以後減半成造
至於鈔關收稅乞免戶部差官照舊制 勑鎮撫鎮巡委府官
管理及曾經抽分去處給與執照不許重復抽分 上謂有防

微杜漸之意深嘉納焉　崇王奮乞請京師朝賀　勑諸臣集
議裕言王雖至親於制不宜況茲饑歲所過必勞供役民何以
堪　上從之西夷貢獅子上言貫胡皆利受之無益且彼泛海
而來非由故貢道宜卻其物亦從之畿內多自宮以求進者紛
然行路上疏請治其罪一時雖不能絕然自是禁例甚嚴無敢
再犯者至再掌銓曹感　上知遇益竭心力凡所舉薦必當其
人舊緣傳奉貶謫有求復進用者上疏極陳其弊務抑絕之弟
禕任都督府都事秩滿當遷裕故緩之曰俗參當卸是衆稱其
無私裕為人坦夷公平常以闕輔儀代祀獄鎮所過輒督有司
賑卹還　朝上言十事悉下所司議行若事有係於天下者會

議於　朝必持正道不阿徇人意或舉人才從衆論而用之及
朝退獨居不敢以物私饋者至老不營産業不治居第自奉儉
約人以為有清惠公之風居清惠公喪哀毁踰禮奉庶母及待
弟禕禮意殊厚與人交和易可親其學該博凡前代人物與山
川古蹟考求無遺所著有青崖稿瀆菴稿若干卷
李文正云清惠公之廉德直節雖登華陟要不媿為儒播在天
下著之國史今青崖公為史官為祭酒為禮部世守清白為儒
流冠冕公之澤其益昌乎
御史汪宣疏云先任吏部之臣廉介端貞不如王翱公忠直亮
不如王恕坦夷無物不如耿裕

屠滽字朝宗號丹山浙江寧波府鄞縣人成化丙戌舉進士選
試湖廣道監察御史越明年都憲李賓考第一與實授公暇輒
闔門習法律每至夜分時王襄敏公越掌院事委掌奏章凡所
論劾參駁多出其手稿上不塗竄一字常語人曰屠滽裨吾良
多七年奉　勑湖廣盤糧所在必躬詰考覈或有以耗糧坐重
典者則曰非侵盜法不應重典悉減論岳州倉官高銓爲軍士
挾私憾受誣滽廉知其姦親往閱實乃抵罪誣告者武崗大使
苟自新恐鈌見糧潛落敗經一葉約沒糧二千石既發其事且
曰某必自盜陰使人伺守之其夜果自縊守者捕送滽及覆其
倉實數盈杖釋之歷四十餘所去官吏逋半無怨稱者十年巡

按四川方四月歷覽殆徧乃摘其尤弊者十事禁約之民吏劃
飭姦宄消沮後人有刊其榜文為典刑者十五年用王越薦特
陞本院右僉都御史十七年陞左又二年陞右副都御史二十
一年九月陞右都御史先是李孜省黨常以私事銜濡共媒蘗
之明年出濡南京時占城王古來為安南所侵併挈國族奔舶
廣東訟冤於　朝議遣官而人皆難之時李黨因薦濡往命
下物議怖恐有私為謀者濡笑却之即日戒行比至獻策或者
曰安南藩臣也嘗為問罪之舉或曰占城脆弱遣回國莫保後
艱宜留置之濡曰用兵則毒民避強則取侮皆弗聽乃詣蒼梧
諸郡規知其情狀移檄安南諭以禍福安南大恐辭對甚婉濡

曰此所謂不戰而先奪其氣矣遂置安南而召古來諭歸國召兹千人習武事乘海船二十餘艘以往織息無動民者古來感恩以金銀器飾異香番木若干獻謝濂麾却之既歸國復遣使馳謝并以聞 上命受之濂懇辭從之令貯禮部自是二國輯睦弘治改元奉 勅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留廣未一年斬獲猺獞數百 賜綵叚銀兩郴州諸戍軍舊皆番調風土殊習比歲死亡過半乃爲區處分守多所全活二年 勅還掌院事四年以疾歸省途聞徐夫人憂六年服闋適南京右都御史缺員吏部會薦濂 上特命回掌院事尋陞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時各處災異屢見疏時弊二十事以上 上悉命行之山西寧

化王有不孝罪狀命重臣往覈既實比至京王母改詞濬乃奏
言王母前後詞異與民間告子而含忍息詞者例同遂得兩釋
九年冢宰耿文恪公暴卒時會舉濬名居第三　孝廟親書濬
名付內閣及居銓柄輿論簡寄耳目以公考選進退黜陟無所
避有監司以憂去任或云其人宜黜濬曰古者不伐有喪之國
況無顯惡乃乘是黜之耶每銓選至煙瘴地停筆久之曰吾嘗
經其地官多以瘴死必擇宜其風土者因奏著爲令尤痛抑僥
倖或造請者必寘其人於遠地有貴近爲所識求京職官乃語
其使曰爾王爲一士孰若爲一大臣耶勲貴有以玉帶獻囑以
私者大怒斥退之弘治六年以後頗多內降官濬亢因災異凡

三執奏大意謂天下士事詩書而窮案牘秃銛鋒而竭筋力積數十年不可得而白身之人乃或因奔競乞憐或緣技藝蒙幸如拾芥然不可以為訓又曰今日之傳奉即漢所謂西邸之爵唐所謂斜封之官宋所謂内批之降甚為政體之累　陛下當遠宗堯舜近守　祖宗豈可襲漢唐宋之弊政乎衆皆服其確論言官有欲開納馬之例者即抗疏曰　朝廷倉庫及太僕見積尚多釋此不用及用是例萬一聞於北虜將謂中國戰馬財用俱已空竭不亦生戎心乎議遂格　清寧宮成　詔許番僧入宮慶讚溥率大臣疏止之言甚剴切末復云自今以後僧道之流並乞杜絕齋醮之事並乞停止崇聖賢之正道守　祖宗

之家法仰天下後世有所取則皆嘉納之欽天監奏彗星見會九卿條陳十餘事曰早視朝勤聽政汰冗員節財用省差遣處莊田清鹽法申禁例修武備壯國威恤官軍恤邊民停改造惜供應戒異端警驕惰防詐偽皆切時政十年以二品秩滿 上念久勞命中官即私第 賜酒饌越三日加太子太保甫五月即上疏言序文巳八十有五請預給一品封誥 詔許之十一年會 武宗出閣加陞太子太傅進階光祿大夫勳柱國 賜麒麟一品服十三年有疾 上數遣中官臨問 賜品物又遣御醫診視未幾以疾辭 上賜璽書有知卿老親在堂志將終養 特賜俯從之語詳都察院

倪岳字舜咨世家浙江杭州府錢塘縣人國初以閭右徙京師故爲應天府上元縣人父謙南京禮部尚書謚文僖在翰林院久未有子被命祀北嶽因禱焉母姚夫人夢神人緋袍幞頭入寢驚寤而生因以岳名及壯瓌偉身長七尺神采瑩然玉立山峙見者異之父謫萬全都司遂領順天鄉試天順甲申登進士入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預修英廟實錄秩滿遷侍讀選充經筵講官被命編緝文華大訓時翰林預者三四人而已成化十八年書成進翰林院學士選侍皇太子講讀二十二年拜禮部侍郎仍充經筵講官憲宗賓天充山陵使國朝自德祖以下九廟已備及憲宗山陵禮畢神主將升祔於制當祧

廟下禮部集廷臣議或以　德祖以下四廟以次當祧至　太祖爲百世不遷之祖岳以此說固所以尊　太祖然豈　太祖崇本尊親之意哉故周既追王太王王季又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其意蓋出於此國家自　德祖以上莫推其世則　德祖乃周之后稷也不可祧　懿僖仁三祖以次當祧至　太祖太宗爲周之文武百世不遷今　憲宗升祔當祧　懿祖一廟宜於太廟寢殿後別建藏祧主之所如古夾室之制每歲暮則奉祧主合享亦應古祫祭之制特又有言　孝穆太后當祔廟者詔議之岳言周之姜嫄爲帝嚳次妃后稷之母故周禮有享先[illegible]樂舞竝指姜嫄而魯頌閟宮之詩特見其名此別廟之明證也

且唐以來皆有故事可考如奉慈殿是已今　孝穆神主宜於
奉先殿旁別立廟歲時祭享悉如奉先殿之儀奏　上悉從之
孝廟初卽位言者坌集皆下禮部議擬多出岳手遂釐正京師諸
神祠淫名侈貲曰釋迦牟尼文佛三清三境天尊曰北極中天
星主紫微大帝曰梓潼帝君曰祖師三天扶教輔玄大法師眞
君曰大小靑龍之神曰崇恩隆恩眞君曰金闕玉闕上帝曰神
父聖帝神母元君金闕玉闕元君諸不經訓者裁革殆盡時議
者又欲改定孔庭從祀諸賢岳言馬融王弼之徒其立身不無
可貶然秦漢以來六經出於煨燼獲諸子抱遺經專門講授經
以復存自唐之註疏多祖其言今之經傳引用尚多其說則何

可盡廢七十子名字自司馬遷以來相沿已久今生千百年後何可臆定於是咸仍舊弘治元年進左侍郎時以災異求言岳同尚書耿裕疏寅畏天戒七事未幾復陳八事大意謂當今財日匱民日貧宜務節儉以為天下先又言天下之土地有定而宗室之封日以增加更數百年又將若何又設官分職所以為民近歲喜事者率以添官為經濟司銓者以添官為疏通故額外設官甚多民安得不困宜以時裁約又言減齋醮省供應罷營繕 上嘉納焉 宗室冗官二議雖格議者趣之二年撒馬兒罕差人進貢岳具奏海南諸番國惟占城真臘暹羅滿剌加國爪哇等處入貢有勘合者例與廣東布政司比對起送赴京其

餘不許起送係是定例今撒馬罕差人進貢既該委官千戶孫祥等呈報各官自合遣人諭以　朝廷事例并請　旨事理阻回爲當如果夷性執拗不肯依從亦合以理阻留在彼差人星馳具本候請　明命以爲進止可也却乃即便差人起送似此故違合當參究　上從其言差官阻回不受獻六年進禮部尚書時年始五十會京師大雨雹岳言雨雹之作天所以告　陛下宜深求致變之由以回天意又勸　上勵精以勤聖學推誠以開言路止無功之賞停不急之役黜奸貪進忠直時有　旨召番僧領真占簡岳言法王領占竹等俱以西番賤廝之徒汚我中華禮義之教飾衣玉食糜費錢糧前擁後呵擅作威福獻

頂骨數珠進骷髏法碗以穢汚之物冒陞賞之榮名曰祝聖實
爲妄誕　皇上首賜能黜中外稱聖今欲行取來京本部查無
取番僧國師例必須創始而行事有未便且四川布政司離京
窵遠動萬里之程所至之處轉相傳報必曰　欽取國師赴京
驚駭耳目搔擾驛遞勢所必至於　皇上初政之淸明　制命
之嚴正無少損時西域胡人從海道進獅子岳言獅者外夷之
獸眞僞不可知使眞非中國所宜畜非眞豈不爲外夷所笑且
海道亦非西域常貢之路有　旨還之八年七月有　旨　聖
祖母年老念叔　崇王欲得一見便爲　勅差官取來岳極言
朝廷事必須上揆天心下察人事務出萬全庶幾可動然今日論

之事有未便者三焉又非前議之所及者蓋近來傳聞黃河泛漲水高於岸平日波流湍急舟行已難加以泛漲爲洶湧必異常時　王欲來朝乃舟楫必經之地則夫驚震之患所不能無保護之責誰敢當之此其未便者一也兼聞河南彰德衛輝二府自春徂夏一雨不霑寸草不生赤地千里人民流動殆三之二夫馬艱窘不言可知　王欲來朝乃車馬必經之地不獨供億之費無所給萬一盜賊乘時竊發則夫震驚之患所不能無保護之責誰敢當之此其未便者二也況二年之間　三王之國近自京師之軍民遠而所過之郡縣百倍供需十分騷擾官無所措手民不得聊生言之可爲寒心見者欲爲流涕今若加

以　崇王來朝先聲所及人必驚疑送往迎來勞費增倍瘡痍
之民何以當此此其未便者三也此皆切於今日之急務於理
不可不預為之慮者今果奉　命來朝雖少遂一時欲見之心
然欲別則難見眷戀不捨之情既去必倍增憂思不忘之念他
日上壓　聖慮所未敢言雖欲悔之殆無及矣疏上不納後復
奉　旨免王來岳力居多先是四方奏報灾異禮部率類其凡
歲終一復以為故事岳乃以日月先後彙分條析未復援經史
懇懇為　上言之弘治九年知貢舉防範嚴密如帖圖編號每
因舊法出新意後遂不可易尋改南京吏部尚書太子少保時
議謂不宜處之散地會考覈在京諸司岳於南畿所黜凡若干

人衆稱明允十二年春因災異率九卿陳言二十八事多見施
行本年改南京兵部尚書參賛守備修舉兵政疲弊盡剗又取
監生清查軍冊以防奸僞十三年召拜吏部尚書岳性善知人
凡用人之際斟量均停雖不破資格之外每有羸縮弛張必各
當其材滿其量大要則以抑僥倖褒恬退振淹滯爲主故除目
一下中外稱快以爲數十年來未有也中貴人逆真武像於武
當山道路騷然岳復倡諸大臣抗疏諫止以弘治十四年十月
九日終於京師之官舍年五十八訃聞　上賜寶鏹薦緡爲治
斂具贈榮祿大夫少保謚文毅
大學士王鏊云公自在翰林則留心世務中外利害罔不諳悉

每　大廷集議衆相覷莫發公獨慨然高論衆多唯唯以從一
時軍國大計多公所裁定釣陽馬公常臥病上言今天下財力
大耗臣日夜思之計無所出獨蘇松折糧銀價輕今少增之民
不病而國用足　詔下廷議公曰馬公　國家元老其言誰敢
違之然事有大難今東南民力竭矣又復重之因而生變誰其
任之乃不果增雲南思曡梗化守臣議欲用兵馬公疏今中外
民疲財困災異疊見何以用兵且欲遣京朝官往諭之公言用
兵之法不足示之有餘今公之言得無示弱於天下乎使思曡
聞之或輕中國矣且京朝官諭之諭之不從則策窮矣不如姑
遣藩臣有威望者以往彼當無不服不服再議之用兵未晚也

於是衆皆從之公每爲文援筆立就吏抱案前運筆如飛殊不經意視之則宿搆者不能及而法家老吏亦不能增損也蔡與公同在翰林猶未知公及承乏吏部同事頗久見其識之開敏氣之超邁自恨知公之晚也

吳文定公云公幼卽知向學業文之餘兼通吏事偶有羣吏將赴吏部試戲出獄詞爲題令剖斷觀者曰此老吏筆也識者已知公他日非特以文名者

又云公居常能鑒別人物一旦當銓選抑揚進退各當其才或言別白太過終當召怨公不恤曰吾知冢宰之職當如是 國朝罷中書省專任六部理政事 聖謨深遠超出前古當時猶

愼簡六部之長欲其練習庶務俾三歲更迭爲之後既不行有缺止於轉遷而已百餘年來政事鼻息則存乎其人若其間稍或自振迅衆相顧而驚以爲立異故東漢時在位者多淸確謹愼循常襲故之人其弊必至取媚於時如胡伯始而後已如文毅公爲人挺然任事不少顧忌其亦有大臣之風者哉

又云國朝父子入翰林爲學士並謚爲文實自倪氏始且以文集繼世梓行者金華王忠文公之外不一再見亦於此著一代之盛云

馬文升字負圖河南開封府鈞州人文升在娠王夫人常感異夢而生幼讀書卽了大義正統[illegible]領鄉薦景泰辛未登進士

第授監察御史巡按山西湖廣所至有聲天順癸未陞福建按
察使慣鎮守中官擾民輒繩以法民戴其德歌謠載路成化乙
酉陞南京大理寺卿未幾以憂去服未闋値固原土夷滿四倡
亂邊鄙告急特起爲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俾與都御史項忠
總兵官劉玉會兵討之生擒滿四俘獲男婦二千五百名口斬
首七千六百餘級捷聞　憲宗皇帝賜　勅奬勞陞左副都御
史時流賊蠭起漢中李胡子潼關大蝎兒滿城王彪各聚衆刼
掠殺敵官軍其鋒銳甚文升悉以計剪除之壬辰虜寇臨鞏文
升督兵追至黑水口生擒平章鉄烈孫斬首數十顆遂陳時政
十五事及禦邊三策尋　命節制三邊秋九月北虜寇韋州淤

入固原及好水川文升檄召諸路按兵伏湯羊嶺虜至遇伏驚遁盡棄輜重擒斬二百餘名顆捷聞有白金文綺之　賜因改其嶺爲得勝坡勒石紀功又剿平岷州叛番厥績尤茂乙未召爲兵部右侍郎適遼東有警　上以文升諳練戎務俾往備之文升制五花營八陣圖以訓士卒復上禦邊十五事皆切時宜虜患遂平陞左侍郎食二品俸戊戌建州女直復叛巡撫都御史陳鉞欲誘殺進貢夷屬以掩巳過由是夷益懼爲亂　上命文升冊往時太監汪直恃寵倖功陰主鉞議邀文升偕行文升弗聽先詣其地招撫黑鎖忒等二百餘名比直至虜巳解散直無所獲深啣之巳亥言官劾總兵官歐信韓斌及鉞激變事憫

逮繫至京鉞厚賂直假文升一無所辨遂謫戍重慶晉日與蜀士考德問業若未常貴顯者直敗文升究始雪 詔復其官俾致仕甲辰起爲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禁輯科害人無敢犯文升於遼東至是凡三往皆樹奇績東人至今思之乙巳陞右都御史督理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搜剔宿弊剗革無遺未期陞兵部尚書適貴州都勻黑苗弗靖守臣請發雲南四川湖廣兵征剿文升持不可奏差郎中御史各一員往彼處勘果無他虞尋改南京兵部參贊機務弘治改元 召爲左都御史 命掌院事正月 陛見召至 文華殿賜大紅織金衣一襲蓋 上在東宮時素知其名故也文升感殊遇益自奮勵知無不言 上

特倚重焉二月 上耕籍田文升與行推禮時教坊司以雜戲
承應或至狎文升厲色曰新 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
瀆亂 宸聰即斥去二御史以糾儀下獄文升請 即位之初
不宜輒罪言官於是得釋時論韙之三月 上幸大學釋奠與
分獻畢列坐聽講 賜茶而退及 上初御經筵 賜餐孔厚
乃上言十五事曰選賢能以任風憲曰禁撫拾以戒[illegible]官曰擇
人才以典刑獄曰責成效以革奸弊曰擇守令以固邦本曰恤
士人以防後患曰清僧道以杜遊食曰敦懷柔以安四夷曰節
賞用以蘇民困悉見施行於內節用乞查內府衙門自洪武永
樂洪熙宣德正統年間一應供應之物如油蠟料羊[illegible]加以[illegible]

柴夫工價銀兩等項某年用若干某年添若干斷自 聖衷竟省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就爲定例不許各衙門具奏增添尤望 皇上凡百用度更加樽節俱剴切時弊尤留心邊計具奏陜西路通甘凉止有蘭州浮橋一道若賊以數千人拒守河橋糧運不能通援兵不能進不數年而甘凉之地難保無虞萬一甘凉失守則關中亦難保其不危乞勑兵部計議方畧預濟人馬并勑戶部查筭甘凉各城糧草有無缺欠以備虜患未幾復改兵部尚書 勑提督京營軍務七月京城大雨爲患疏時政得失十事以弭災變占城國爲安南所侵遣使請救衆議未决文升即會禮部拘 朝貢使臣諭以禍福俾還侵地遂通好如

故辛亥二月丁繼母趙夫人憂　上以邊方多事手　詔起復懇乞終喪不允乃出視事建州夷嘗伏加謀叛械繫京師下法司鞫問巧辯不服文升徐以數言發其奸伏加始惶懼請罪遂竄南海貴州苗叛議遣鎮遠侯顧溥率兵往擊之且授以方畧克五十餘寨俘男女數百餘口而還自是震懾九月加太子太保六七年間因御史馮允中題裏河一帶驛遞煩難豪強多勒過關米糧等弊議定站船二斗紅船五斗各於輪該丞遞水夫出辦不許一槩科擾其宿弊稍除又因馬政廢弛題准差官勘處河南開封彰德衛輝等三府陳州等一十七州縣山東兖州濟南東昌等三府所屬濟寧州等七十州縣各論人丁每五丁

養兒馬一匹每十丁養騍馬一匹共該人丁四十三萬八千五百二十二丁領養兒馬六千七百五匹騍馬三萬六千八百二十匹其直隸眞定保定永平順德廣平河間大名等七府所屬定州等九十二州縣各論免糧地畝每地五十畝養兒馬一匹一百畝養騍馬一匹共免糧地七萬七千四十九項五十一畝有零領養兒馬一萬七百九十五匹騍馬四萬三千一百八十匹各照例兩年筭駒一匹其餘人戶收候領養孳生馬駒其順天府所屬薊州等二十七州縣亦各論免糧地畝領養各處解俵備用馬匹至今行之又因料材難得乞用印武經七書分散兩京武學幷各處應襲舍人以作養之九年具疏極論在京軍

士疲困戰馬消耗兵器不精將不得人操練無方恐年後一年
愈加廢弛乞今後凡有興作不許奏討團營軍士著為定例其
坐營等官務曲加撫恤不許擅役科歛每營揀選精銳馬步軍
各二千員名以為上兵遇警動調免致臨行挑選有誤應援仍
差給事中御史等官同年老知識草場所在官一員取勘四止
明白就為丈量不分內外勢要侵占俱令退出及後馬軍有將
該支糧豆預賣於人及將官馬顧人騎坐事發問罪與顧馬之
人罰馬一匹幷　勑工部嚴令造作器械俱如式及通行內外
衙門各舉將材其操習規矩遵依洪武永樂年操法五日之操
走陣下營二日演習武藝三日不許頻換奏　上嘉納行之以

七十乞致仕 上慰留之戊午春二月 皇太子出閣加少保兼太子太傅即上疏其畧曰 皇太子國之儲貳天下根本宜擇老成純謹之士以資啟沃不宜雜以浮薄之流恐虧損 盛德 上欣納之十一月 清寧宮災 勅兵部議處文升言天下軍民疲弊乞發 內帑銀兩及停止四川採木之擾 上深以為然即從其議落成有蟒衣白金之賜且官其子璘為錦衣百戶虜酋火篩擁衆寇大同威遠勢甚猖獗京師為之戒嚴上親灑宸翰賜尚膳品具召至 內便殿咨以戰守之策文升因舉保國公朱暉等整搠官軍以待且令各邊謹斥堠豫戰具務知有備即時遠遁十四年春 旨諭將所議內修外攘禦虜安

邊事宜開欵條陳文升會集廷臣計議方畧凡十三條於內欲
命文職大臣總制大同宣府山西偏頭等三關及陝西延綏各
路將官凡軍馬錢糧邊防賞罰俱以便宜處置及府藏官銀不
宜一毫妄費凡奏討鹽引一切停革尤剴切時弊云哈密忠順
王爲土魯番鎮掯阿力王虜奪王母金印國人驚散文升訪求
陝巴立爲王復爲阿黑麻虜幷據其城乃請降 勑切責繼命
二大臣往經畧之安置來貢夷使四十餘人於廣西諸處阿黑
麻乃大懼始以陝巴金印歸還西域遂寧壬戌轉吏部尚書
命下朝野胥慶進少師兼太子太師明年史夫人卒 上遣官諭
祭爲營葬事甲子八月內早朝畢 上入煖閣召文升面諭曰

明年天下諸司　朝覲卿務用心訪察的實大彰黜陟之典復
諭曰聽得麼文升對曰　聖心留意求治如此宗社之福臣敢不
盡心以圖報稱乃　命中官扶下堦及乙丑考察大朝官員汰
去不職者二千餘員人無異議五月　孝宗上賓文升哀慟甚
至正德改元凡　大典禮文升復參預其間御用監太監王端
以　大婚禮欲用儒士七人篆刻番字文升方杜塞倖門堅執
不從給事中安奎以爲宜聽文升言若墮其奸計則大臣垂首
喪氣直道何由得伸非國家之利端慚憤誣文升抗拒賴諸大
臣力爲之辨其冤始白先是兵部尚書劉大夏薦王儼爲戶部
侍郎文升欲抑儼引進劉宇不得會兩廣缺都御史總制軍務

首推兵部侍郎熊繡由是李東陽等深憾之其同鄉御史何天
衢劾之文升遂求去封章屢上前後二十一疏人謂得大臣體
陛辭蒙 賜宴及 璽書褒美仍給賫鈔爲道理費且 命有司
月給米五石歲撥輿隷八名以備驅用既歸足跡不至城府屏
居三峯山黄村之別墅乃更號三峯居士扁其堂曰樂農蓋取
周公明農之意也其始終好學至老不釋卷有約齋集及奏議
三事紀行於世卒年八十九贈太師謚端肅
三紀叙云讀西征石城記見公仗皇威除害戡亂之武讀撫安
東夷記見公敷皇仁爲夏綏夷之文讀興復哈密記見公闡皇
圖大一統之規模文武兼備安攘有得畢出公之遠猷匪直德

望才業若茲而學問文章可考而見之焉

石城記云成化四年固原土夷滿四猖獗巡撫陳价失機逮獄時文升以南京大理卿居憂於家服初闋特起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與都御史項忠總兵官劉玉會兵討之九月十八日至陝串戒所屬整點民兵防守城池及趲運糧餉畢十月一日至固原項忠營是夜營外一里砲聲甚急營中皆驚文升尚未寢急令官軍嚴守營門至天明覘之賊乃留文書一紙云容我每石城居住免納糧差奏聞 朝廷饒我每罪等語衆愕不可測文升曰此不過欲緩我兵何足信只可整兵以俟進討因與項劉諸公講求用兵方畧地利險易衆皆言石城之險

不可輕進又以前兩失利皆難之乃令善書者圖其形勢兵分六路項忠劉拜文升及巡按御史任佑姜孟倫右布政使余子俊左參政龐勝屯中路延綏鎭守太監秦綱都御史王銳參將胡愷副使鄭安屯酸棗溝伏羌伯毛忠鎭守陝西都督白玉御史鄧本端屯木頭溝參將劉清夏政布政司右參議嚴憲屯打剌赤寧夏副將總兵林勝參議崔忠屯紅城子陝西都指揮張英鞏昌府同知羅豫屯羊房堡期三日諸路各出精兵先嘗賊且探地勢廼大舉比至城外賊覘知就來迎敵延綏官軍恃勇首失利陣亡者二十餘人而賊之傷死亦多衆益懼至十三日會兵復往探山勢水頭復迎敵佯敗去官軍逐至城下時賊

尚多居城外者官軍怨之貪取財物賊遂斂衆入城伏羌伯毛忠曰賊能有幾多速進兵勦之官軍四攻上山賊極力拒敵毛忠攻其東山路險隘不能進賊奮死捶扼官軍退敗墮崖死者衆而毛忠亦被害賊被鎗砲死者不可勝計斬獲數百顆文升時在中軍領馬軍五百餘帶草來欲燒賊柵西路之賊乘勝復回東路官軍不能支亦却總兵劉玉被圍于城下官軍潰敗劉玉亦中流矢家人陣亡者三四人項忠斬甘州退怯千戶丁杰以狗官軍懼復登山文升亦調度所領兵殺至與列以振聲勢敗軍猶欲遁文升號令敢有在逃者斬之中傷者移置山下衆稍定不敢退俄劉玉子斌來報曰家父被圍乞援敗軍文升曰

第入視汝父少頃項忠至憂懼失色文升從容言勝敗兵家常事況今日之戰賊死者亦多勢已不振此時黄河未凍賊不北徙無深慮者徐可再圖奏報明言伏羌伯忠義奮發身先登山斃於流矢賊勢已窮憊且語所遣舍人陶珍等至京但言賊當就平以安中外時　朝廷久望捷報奏至即令宣捷陞珍等為所鎮撫其月彗出西方兵部及撫寧侯朱永定襄伯郭登議以滿四驍勇恐其渡河與北虜連和禍不止西鄙乃交章擬益兵赴援項忠與文升謀兵應益與否文升曰若不益萬一賊不能平誰任其咎第上請令撫寧侯朱永率宣府大同精兵五千順邊而來賊平則止之未平則併力勦之項忠從以上請且日督

兵攻圍賊在山巔覘不出戰官軍至寨則回項忠憂之文升入謀於項忠曰賊城中既無水而多聚水漸乏若絕其汲則彼若釜中之魚當自斃矣項忠從之遂令官軍盡焚左右近地之草賊馬死者殆盡尋又盡以死人馬填塞城外水泉候賊夜汲者設伏掩襲之多被擒益知彼中消息正艱於水文升曰此時賊窮促已甚不足慮矣石城南門與東山相近時令都指揮孫璽領兵數百駐於上以覘賊之出入迨兵將回此兵方擧賊據前山矢石雨下我軍不能出將都指揮魯鑑統莊浪土兵千餘人出馬前鋒入於賊後每被賊襲至夜方至文升復言於項忠曰孫璽軍擧之太早故也候中軍兵行遠山上兵方擧項忠從

之自此賊不得上山中軍兵結陣而回賊竟不敢襲其後獨延綏軍與賊鬥相對日夜攻圍中傷者衆勢不能支文升又言於項劉諸公曰彼處當發兵衝擊攻其所必救賊若上山攻我我以此精兵衝其脇賊必折北衆從文升計乃遣劉玉千文同甘州達官指揮赤撒率士兵五百人候賊上山即兵繼進以邀其後賊信胡人十月八日神降曰若今日出戰勝則利不勝事不利矣至日賊果出攻我山上兵我兵依法禱之遂斬首十數級賊始懼會續調甘州都指揮劉晟兵三千至十八日復會兵攻城已上山勢高險卒不能克又日值景短不久即撤兵在山上者數千人彼此皆懼而賊尤甚文升方憂兵不能舉而賊復遁

我攻山乃詐請降欲總督總兵官詣城下項劉二公皆單騎詣
彼久不回賊披戴明盔甲者數百人環遶門外而輕騎往來示
武文升與太監劉祥在壕外文升曰賊窮蹙無信義萬一二公
被遮留何以言之　朝廷速邀二公歸賊堅訴要巡撫大人來
文升曰若不往示怯乃從數十騎至壕邊大罵曰賊徒無禮
天朝將官咸在此敢再反乎以精兵四外旋遶叱去之賊遂入城
文升至城下滿四同滿璹等乃訴曰我等本良民被劉參將馮
指揮激變我今既如此願赦死請降文升乃言劉參將等激變
爾等　朝廷已知之各官解赴京師矣爾速降　朝廷必宥爾
罪賊皆羅拜兵始獲從容而下一無所傷文升因問璹曰爾做

劫逼入城非反者壽乞命文升遂帶壽回營次日賊即設木柵於山上請戰不復言降矣一日夜五更城內有李旗者至營外報曰今夜城中賊自相讎殺可乘機勦之文升與項劉諸公曰此言固不可深信但以理度之恐不虞遂令中軍營軍士晨飧及傳諸營俱早至山下賊果亂未幾俱上山亂矢下射戰良久我軍仰面受敵文升與劉項親在陣前督衛矢至面無敢避者賊亦多傷但不能得其首級耳日將暮遂撤兵明晨至山下則用守城大將軍銅銃往城中擊之死者不知其數然天氣嚴寒軍士不敢燃火賊堅壁不出迨暮始回軍中頗嗟怨竊相謂曰攻則攻之使我輩早還終日受寒何日得了文升聞之又請於

諸公曰頓兵日久恐生他變即黄河一凍北虜入套我軍豈能
久駐其將賊乘間突出奔入河套與之合則貽患有不可言者
莫若攻城破之可也衆不敢决將城中有一人代滿指揮逃鋪
陳馬匹到營者識之者曰此陳都堂弟子張馬六也陳公軍敗
遂從賊文升問曰爾可回否馬六懼不敢對因留詢城中事彼
既不吐實又復譸張欲陷我軍遂遣人給送回固原寧家即於
山溝內殺之石城外有濠深丈餘人馬不能至城下文升思欲
用土填之乃取各城土圍牮木數千縛成大筏其上備稻席轆上
軒昂隨人亦可用以攻城至期遂推至城與城接其前以遮矢石
命軍士數百人每人負土一袋以填濠須臾濠平車至城下以

竿絜城果高二丈五六尺賊乃削舊所立木柵懸大石以防文升因欲舉此臨城衆恐傷人文升曰豈有攻城不傷人之理諸公終猶豫不決乃止賊用是益懼漸有出降者文升與項忠議曰此輩不可害也遂給帖令執牌手送出營任歸家自此逃出者日衆賊雖嚴法禁之終莫能遏我軍圍困日密賊既缺馬與水漸有逃散意乃令膽者詐入四外招之時回回楊虎貍勇而有謀畧四倚爲謀主見勢不可爲遂以十二月十六日晚出營招至大營時文升方會諸公營議兵事虎貍至心怯恐文升因汝既聽招而來不必懼劉總戎拔刀與誓曰汝若生擒滿四或殺死而獻　朝廷有榜文賞白銀五百兩金一百兩陞衛指揮

遂以銀示之送出帳房外屏人問曰何日可戰虎貍曰只在明日倘下雪又有水難以爲力但滿四最怕神鎗至日若戰不可放鎗放即彼退去矣文升又曰何處可戰虎貍曰只在東山口文升復曰賊兵精銳尚多汝可計移其兵上山方可信項忠亦厚慰之乃遣去次日至五更文升與項劉二公整兵而出至山下其東山口係延綏兵所守地而機又不可預泄乃謂延綏參將胡愷曰爾營兵連日傷損實多中軍兵可代爾守一日胡愷曰諾文升即命掣其兵移中軍駐於山口令人於山上視之見有騎白馬出城者乃四也既而東山上果有被裁明盔甲精銳數百人項忠方信之劉玉以其千文陷在彼不利欲麾兵進文

升曰不可兵一進彼必退矣如此者三探者忽來報曰今日斷殺賊箭往上射文升叱之曰賊多詐士銳等漸覺之麾下悉前兩軍相戰良久彼此殺傷相當我軍奮勇鏖戰賊遂大敗俄報滿四等已爲郭迦生擒少頃送軍前爭功者不已文升手刃欲殺之衆方散文升與項劉諸公議曰四既就擒城中破膽乘勝逼城崩之必矣劉玉曰既得四且罷若進兵恐賊堅守卒不能平遂以四歸營官軍大悅文升乃書火牌十數面行各邊并陝西各府知之以安人心賊有馬驥南斗俱驍勇過人四皆待以心腹次日復率其衆出戰官軍輒擒之賊勢益蹙乃以擒四等捷聞且止援兵有　勅獎諭并賜羊酒犒勞不一日城中復立

平涼衛達官鎮撫火敬為王以拒官軍凡逸出者即殺之項令
諸營各遣夜不收數人夜伺於城下賊北行即報南行勿追蓋
欲散彼之黨易成擒耳劉總戎議欲任城中餘賊皆散去不追
項忠與文升議曰賊自叛逆殺我一伯三都指揮官軍死者數
千人今若縱之後稍有不遂意即又叛矣終為陝西患論法不
可恕乃月探之至十一月二十五日賊度不能支一夜潰出四
散而去因悉發諸營備之擒斬數千級惟滿四姪太平舍人能
最驍黠逸去詢其黨滿洪云能熟知青山洞用火燻之方就擒
幷獲其家屬百餘口諸營官軍日搜山有得賊五百餘人幼男
婦不下數千人盡分給官軍止選取十三歲以下者數百以俟

取用揚虎貍家口亦被獲虎貍日望救之文升令旗牌手引虎貍逐一認之俱給還而其親戚以虎貍被宥者亦衆益以其預有功也惟舊時爲盜者百十人走聚箐山置帳房數十頂之屢招不下項忠命攻之亦不克文升與項忠議曰此亡命殘賊不足慮終能得之第石城之險非盡夷前後所築城垣恐後有叛者必據此爲窠穴遂令萬人悉平之至於陣亡官軍之骸骼久暴於城下則令右布政余子俊收聚起大塚葬之祭以牲醴復立石記平石城歲月刊於山崖以示永久及會項忠至箐山視之文升方欲設法攻剿忽延綏報北虜已入河套矣僉謂我軍久暴於外倘北虜聞之擁衆來此何其以禦之乃留精兵二

千於本山之外伺賊文升與項忠於十二月二日幷諸營軍馬
悉回固原文升乃宣總督總兵幷各鎮巡撫將佐尚有所獲士
達老婦人三百餘口文升與衆議以之解京途中勞費悉責其
親戚放遣之項忠以二十六日歸陝而諸路兵俱回鎮其生擒
賊千餘恐生變即營中斬八百餘擇選滿四馬驥南斗火鎖撫
等及其黨與之罪大者二百名幷滿四妻孥解赴京師且以兵後
又安無虞之計　上聞再奉勑奬勵而番寨山餘賊至成化五
年己丑正月十四日賊首毛哈剌亦復誅傳首至陝餘賊皆散
其未殄土達不究令其本分耕牧蓋慮其奔河套以促大虜也
於是石城迤北古西安州添設一千戶所撥官軍防守又以

固原千戶所改為固原衛奏選指揮等官苗鳳等七十餘人理衛事添設兵備僉事一員以平涼府階州知州楊勉任之項忠等遂班師本年三月論功行賞太監劉祥歲加俸二十石劉玉陞右都督項忠陞右都御史文升與延綏巡撫王銳皆陞左副都御史餘皆陞職有差血賞亦厚先是項忠已披堅於石城下督軍殺賊雖矢石如雨略無懼色文升常勸其持重忠曰本命討賊久無成功死所甘心輿論偉之及是人猶以功大賞薄爲不足淬勵人心云

弇州外史曰弘治最多名臣內閣則劉健李東陽謝遷六部則耿裕倪岳余子俊周經張悅戴珊閔珪韓文侍從則楊守陳兄

寬王鏊方鎮則泰紘王巍要未有如王恕馬文升劉大夏之灼
灼者也恕直諫重天下然不難於　孝宗而難於　憲宗　孝
宗仁君也然而頗以齟齬終豈非所謂事君數斯辱也耶文升
數更中外歷權寄不屈不撓蓋以才力勝者大夏仁心爲質道
揆法守晚際魚水密勿都俞庶幾有三代風哉造膝之語小有
傳者覺　主聖而臣微不及也人謂恕似魏玄成韓稚圭文升
合姚宋而小遜之大夏似李沆司馬光又曰恕強差近名大夏
弱差近實文升練差用術其然豈其然哉增

焦芳字孟陽河南南陽府泌陽縣人天順甲申進士授翰林編
修初在翰林爲萬安所惡調除外任深恨之與南人相處如氷

戊弘治十五年歷官吏部左侍郎嘗建言禦虜四事大學士劉健票旨云這本所言窒礙難行芳以爲愧益結奄瑾爲心腹正德元年陞吏部尚書凡陞遷除拜惟有內援者則進之求數日銓例悉廢公論益闕時逆瑾亂政號八黨大學士劉健謝遷會同戶部尚書韓文率百僚伏闕固爭將除之芳潛通於瑾預爲之所由是謝遷劉健韓文楊守隨等相繼斥罷黨勢益熾瑾遂引芳入閣表裏爲奸凡瑾變紊成憲桎梏臣工杜塞言路酷虐軍民皆芳導之餘詳內閣

許進字季升河南河南府靈寶縣人十歲隨父教諭許琛任安定授禮經天順壬午領鄉薦成化丙戌舉進士七月欽[illegible]

哀毁幾傷生巳丑授浙江道御史庚寅丁毋何氏憂癸巳服闋
復除山東道御史乙未　命廵按甘肅都指揮周敏私騎官馬
奏問如律黜貪暴官王文趙鑑等數十餘人上下肅然岷鄰番
夷人利其貨物潛結爲親致剽掠居民爲邊方害進於西寧俟
口等處增設橋寨遣指揮劉琥等分兵守之遣番僧楊和尚往
諭利害及禁結親邀徼遂安河州致仕兵部尚書王公竑名素
重爲族姪王紹誣奏不法事進辯理寘紹於法王公謂人曰非
許繡衣吾事終不明王公竟無書謝進亦無問遺之禮人兩多
之丙申十一月回京掌道事戊戌再　命廵按山東憲體益舉
事干官吏及豪右多自問不批行所司貪汚望風解組長淸等

縣大小清河專通鹽船舊設二十五閘閘夫十二名盡爲一叅

政修華陽宮作遨遊所役進劾奏落職減十八閘閘止夫二名奏

革濟寧等處濫設役夫二千餘名己亥值歳荒節財役均輸飢

民不知災平反死獄劉敬劉鑑許勝董山等數十人人服其明

築孔林周垣修陵縣顔真卿沂州諸葛孔明祠而不及他曰吾

崇仰在此濟南察院後一亭相傳有異進常息其中左右以異

告進叱曰焉有避異御史是年冬回京兼看三法司奏疏雲南

太監錢能誅求煩擾夷人不靖進奏罷鎮守先是太監汪直妄

發建州夷人兵部尚書陳鉞附勢從人冒襲賞賚遺釁邊方御

史強珍劾直直反誣奏珍以檻車徵至京下獄進不平具疏直

強之冤劾汪及鉞之罪留中不出士夫多爲進危者數日得
旨珍謫戍遼東進得罰俸三月總兵李震鎭守湖廣日一道士下
以黃白術不遂怨之誣首李不軌事於直謂李同南京船泊洞
庭湖數日招收軍爲亂直奏逮李氏百口至京諷錦衣鍛鍊成
獄 憲廟疑有冤 命都察院勘問畏勢不敢二詞進省知無
他即自具冤狀以聞 上覩其議謂如此類冤枉者甚多禁校
尉不許再妄緝訪即日誅道士於市李氏百口獲全直怒進門
令邏卒偵於門無隙可指後竟以章疏字訛奏進被杖於午門
幾殆壬寅四月九載俸滿八月擢山東副使李氏始探懷金致
謝進固却之癸卯監臨鄉試揭曉之前同事欲賞貲介一犒

中進厲聲曰天下事但廣論公道幸此事存耳若然無事不壞也同事者屢言進直議不回乃止益都縣督工人盧聰捷倚大病死有司素惡聰誣以死罪進辯出之聰後爲恩壽官嘗修寺以報其德東昌一武職子素負債家得銀四兩遇相厚少年生員飲酒肆中暮散武職子隨被殺且無首訴生員於官不勝拷掠即誣服進視生狀貌知其冤私念必酒肆中人殺之又意貧人得銀必易貨物忽拘一縣賈客人不知其故至則驗閱私曆見市酒者以飲之次三日易布數疋一鞫即欵服始獲死首於空桑樹中憲副衛輝劉公曰此可載入棠陰比事泰安一富豪王南𨃰人折股而死棄屍於鏊斯嘴鄉鄰知見者共爲隱蔽死

者之兄訴於官經憲司多人獄未成進乃隔取一人問其村巷
居人門戶姓名之詳又取一人令其言行殺者之姓名而已前
所告者詳詰之其人謂進久私行知其事也始吐實富豪驚愕
謂自服罪丁未春分巡遼東六月以地方事與巡按俱逮至京
下錦衣衛獄八月值　憲廟賓天赦出之弘治戊申　孝宗龍
飛之初簡拔才望正月　命爲廣西按察使二月擢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巡撫大同兼贊理軍務先是北虜小王子擁衆深入
欲爲寇既又以人一千五百馬五百入貢進於初至請發內帑
銀二萬以供館穀之費邊人不擾其虜使進防範嚴待遇厚而
所以臨視之者甚整肅人以爲得體條陳邊備四事一曰定策

應二曰備戰具三曰修墩墻四曰築屯堡反覆千餘言皆極切
邊方戰守利害又辯種引鹽招商包攬等弊比三年邊備充實
奏黜守備都指揮於睿葉森參將張璽守備杜澄韋武邑王兇
縱不檢具實跡以聞　詔諭爲然人從太原再陳邊事八條曰
恤邊軍寬邊民專主守均輸納復軍糧便接遞去無益革冗官
上多可其奏己酉春北虜小王子大舉臨邊日久知有備又以人
一千五百馬六百入貢其供億處置一一如戊申時庚戌六月北
虜復深入營長三百里號六萬欲爲寇遲疑數月進悉力備禦
畫定戰守事宜令各城兵馬嚴備烽火砲石相應不絕馬行絲
帶於尾塵翳障天虜計難入遂稱款叁北來小王子引兆刺同

行兩省部落共八十餘臨時入貢則欲携尾剌同入又欲比常
數增二百名 朝廷不可進謂虜雖包藏禍心但既稱納款効
誠意不可阻 詔遂許以一千七百人入貢諸處分尤精悉允
當北虜凡貢三次其初入擁衆本欲爲寇賴進防禦於未貢之
先厚待於既貢之後使 朝廷威德遠布四年之間邊事無警
其力居多蓋自進去任後北虜之貢遂絕至今將四十年而擄
掠不可勝言也恭舉謀勇堪用將官都指揮張安爲遊擊泰恭
爲叅將劾太監石巖貪暴崖撫拾中傷凡二次差官勘問無從
崖乃於中排陷竟以擅用前官所遺藍納旗 詔謫外任吏部
尚書三原王公恕擬進陝西按察司副使 上不可改爲兗州

一知府辛亥九月抵任值荒旱張秋河決凡事寬平專務鎮靜衍
聖公弘泰素厚進乘閒曰公此來政體何與昔年異進曰往日
法官今乃郡有司耳別吾此行小人多不足者不謂吾秉威以
虐吏屬則謂吾忿懥不堪於懷吾所以優游寬適者正以絶物
議也聖公深服嘗修葺闕里先聖有萬世之功不可言報若欲
盡心舍此將何待孔林門樓成聖公舉酒賀曰吾十五年前爲
先師築林墻茲復立門殆有數乎甲寅錦衣百戶仝鑾應　詔
上言進賦性端謹操履剛方闇望足以伏奸貪才識可以當大
任先年巡撫大同倉庫有鉅萬之積軍民無服役之勞獄訟持
平豪强歛跡止緣精察太過遂遭排斥左遷南京後府經歷周

廣儀上言進詣慎有爲忠直不阿十一月 命爲陝西按察使

先北虜大寇甘州地方殘破言官劾都御史馬續不職爲民十

二月事益急 上命都督莊鑑馬升擇京營人馬三萬往援又

用廷臣議役以進爲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甘肅乙卯虜酋

也乜克里求於近邊貨易以爲障蔽進奏言宜照赤斤罕東番

夷事例一體撫馭上陳邊事其畧謂守邊之要固在聲勢聯絡

應援之兵又在先期以待且用兵之道非務多而無實在精強

而有制將謀專則軍政歸一而師律自貞兵素練則齊勇如一

而遇戰則克今調到延綏等處副總兵朱瑺等人馬一萬二千

名兵老財費俱宜放回京營人馬不必啟行止可於固原等處

共選精兵五千名統以都指揮聽甘凉鎮巡等官調度則緩急
易於應援自致克捷 詔可再奏復洮岷漢土軍官於甘凉鎮
番二處備禦更調副總兵彭清各守所宜地方督勵指揮楊翥
張濟等累取斬獲虜方引去邊鄙遂安哈密國在嘉峪關外幾
二千里 成祖文皇帝降金印封元之遺孽脫脫爲忠順王統
畏吾蒙古回回三種夷人與赤斤罕東阿端曲先等衛互爲
唇齒藩蔽甘肅地方西域諸國夷情賴其傳報或入貢譯語以
聞成化間哈密國分與吐魯番入貢載回茶物太多遂致釁隙
九年土魯番使哈密擄王母金印去二十年立罕慎爲忠順王
土番頭目牙蘭年老背畔率衆誅殺哈密都督罕慎于阿木郎

弘治五年復立陝巴六年又虜去忠順王陝巴并其遺族 朝廷
命兵部侍郎等處置仕屢遣重臣經略前後幾二十年不能定
迺嘗其下背爲土魯番殺虜以去弘治甲寅其酋迷擅阿黑
麻嘗擅哈汗轉略罕東等處使降且令其部酋牙蘭占據哈密
城遣爲纏久計因挾求爲忠順王聲言若 朝廷不從則大舉
兵取甘肅城衆議計無所出及進巡撫甘肅謂僚佐曰往事旣
不能威服其心又不爲自立之計將且爲之立乎有今日也乃
獨以哈密可復狀 上聞 詔可即 勅進經略進謂自古有
以夷攻夷之法乃遣人罕東赤斤也乜克里各宣布 朝廷恩
威時加犒勞又厚撫苦峪等居夷人旣得其歡心爭爲用命乃

因北虜小列禿之子於吐番有殺讐乃通和小列禿部落俾與也乜克力屯兵哈密吐魯番之間以斷吐魯番東援牙蘭之路復遣人數十往吐魯番議和以狄其心謀既定乃令總兵劉寧統領官軍四千五百至肅州而以右副總兵彭清統精銳官軍二千五百同去嘉峪關隨路調赤斤罕東各衛番兵一千八百以彭清所部及番兵之半深入二千里直抵哈密克奪故城獲回忠順王罕慎妻女斬首百餘獲牛馬三千器仗稱是牙蘭與所部夜遁時城中居民被牙蘭脅從者尚八千人總兵貪功欲誅進耳語曰此輩已從牙蘭者而貌不異於番人若誅之得人首首級真奇功也進正色曰此皆真哈密人但被牙蘭脅耳誅

來務安輯猶恐遠夷不懷且得城無人城誰與守汝不從吾言
歸決効汝寧乃止旣撫定居人乃全軍而還克復事聞　上賜
勑獎勞進旣入關卽遣苦峪寄住夷人歸哈密故城給牛種衣
糧犂具俾爲生聚計且令小列禿及也乜克力兩部常住牧哈
密之西以藩蔽之吐魯番旣不能逞越二載遂稱欵以所虜忠
順王金印來歸西域乃定皆進之謀也土人皆言哈密孤懸二
千里之外自來　天兵未至之地考之前代亦無有以兵濟其
地者非進威信恩義孚於土漢番夷之人焉能合其心力擁衆
深入成此大功哉丙辰八月以前功進右副都御史辭不允九月
詔爲陝西巡撫戚貴樊瑛淫兇事發詞連撫按三司莫敢誰何

進初至即奏築市陳地方事宜八條曰設驛遞以便接應革僻驛以甦民困禁接例以除民害別淑慝以示勸懲省盤詰以除奸弊給月糧以責後效嚴防守以保地方降印信以防奸詐、上多見采納先是州縣徵納公事人役投牌三司皆苦於科罰留難進至開以牌呼訊之革其弊因廉守令臧否軍民利病上下肅然藩臬出巡多應故事進若令凡巡歷所部府期十日州縣期二日逐日自籍行過政績回則憑籍稽其勤惰至是守巡多留心民隱鎮守太監劉琅貪虐跋扈巡撫莫敢誰何進數勸戒及不遜進乃數其不法諸事欲手擊之琅懼更爲循法進承安福張公敗亊之後關中人有張明鏡許重磨之謠丁巳八月

詔爲戶部右侍郎時太原周文端公經爲尚書亦正人也與進同
留心國計常有　詔取太倉銀三萬兩爲張燈具進同周公執
奏不可乃止　孝皇每痛孝穆太后上仙求其族不獲乃施恩
后家但益其富弗假政權而公及文端公志仝　主德嘗上言
東宮親王則例每畝徵銀三分獨以五分厚戚氏是恩有偏施例
爲徒具民爲君之子今以丘聰等田　賜戚氏雖獨厚稅非聰
等心實同奪之栢氏本亦妃親奈何不念　先皇而奪其三十
年之業乎戊午轉左侍郎十二月刑部主事鄭岳無罪下獄進
爲疏乞得微譴時彗星見進與周公經復上言宜加修省明用
舍省靡費會推大臣或不協時議即正言人以爲侵官進曰去

之大臣知無不言今既曰會議而乃默默豈 朝廷法意也庚
申奉 命往勘河間貴戚莊田事竣即疏言實係民人承買納
稅養馬地土宜照舊管業事不得行四月北虜火篩大寇宣大
命以本官兼左僉都御史提督宣大諸軍總兵多帶領諸貴游子
弟爲叅隨諸日初意欲叨冐功次進出居庸關即下令曰叅隨
諸人既以自備鞍馬報效而來驛不得應付鞍馬廩給每日止
給行糧三升到鎮即編入行伍聽征敢有冐功幷侵擾地方以
軍法從事近習不便乃競爲媒孽五月十三日入大同即奏處
糧芻百餘萬簡閱士馬屢出奇挫虜得首級六十餘諸務就緒
乃叅總兵官王璽平江伯陳鋭畏縮玩寇六月二日奉 旨以

參劾將官不與監督同議行取回京尋言者訕其良佚與城自
守無功罷職致仕御史曹玉等不至吏陳景駙皆抗疏乞留不
報辛酉西夏不寧府部科道會薦為陝西總制不允又尚書林
瀚都御史林俊給事中任良弼吳仕偉許天錫屈伸王纘御史
周鑰楊璋余濂陳玉李良費鎧燕忠余本實王事林沂張禧等
先後四十八疏謂宜起用以當重事乙丑五月 武宗嗣位值
北虜寇大同戕一遊擊將軍事勢甚急科道復交章奏薦遂召
為兵部左侍郎提督京營人馬復 命兼理部事疏辭且薦都
御史雍泰代已不允差官守取至正德丙寅四月覲 闕下復
具疏辭不允尋陞兵部尚書仍督團營未幾 命預經筵進乃

上疏畧曰人主之心惟在所養以大舜之聖禹陳克艱惠迪之謨益進遊逸淫樂之戒帝王誕膺景命罔不學於古訓以克永世臣於經筵侍聽之餘仰瞻 天表睿智聰明矧儒臣進論諄切裨益弘多故臣以爲 陛下之心欲得所養惟經筵爲急切之務伏望時敏問學痛止遊逸以古堯舜之君爲必可師以昔荒淫之主爲必當戒則 聖德日新災變自弭 上嘉納之方起復居官五月章凡十數上多與權貴牴論事其奏討車船頭目出常例者皆執奏不與時有太監王岳奏稱官校王縉等十餘人緝事拏賊有功得 旨官校陞一級王縉象房管事進秩奏請賞罰 人主之大柄當功則勸浮功則懈各邊官軍萬死

得一首級止陞一級比之此輩勞逸懸絕此　命一行各邊關之執不解體太監陳貴錦衣千戶蕭瑄總旗韋寵張鑑等各奏稱有擎賊功希圖陞職太監劉雲亦為其姪乞官皆格不行且請治貴瑄等罪以為奏擾者之戒魏國公爲言官劾其聽信下人不法諸事定國公新寧伯各自陳乞加品級進曰勲臣乃武職領袖所為如是何以令人皆請究治或加切責以彰懲戒京衛武職有以賄營求者即呼至部堂大杖數十郎中林廷棉如言曰只此一事已痛快人心然非公不可也團營及三大營聽征官軍爲　內府做工借撥太多頻致逃亡具疏言團營非爲營造而設且養兵之法必於無事時結其歡心作其銳氣有事

方可得其死力因備論內監役占軍匠納錢諸弊及覆千餘言章凡三四上有 詔以陳新等五百餘名收充勇士極言挍進濫收之弊廩賜糧食俱宜革退南京御用監收養馬騾八九十匹役軍士千名費芻粟鉅萬尚書林瀚給事中敎相奏宜裁減進請 准行又條陳八事其重者曰遵 成命欲將 內府役占軍士三萬二千名革退撥并治中貴阻撓 成命之罪曰革冗員欲將 午門等門并九門多餘內臣取回別用毋令貪緣添設曰蘇困苦欲復嘉蔬所舊制革司苑局科覓軍士顧倍等弊曰重爵賞欲裁革傳陞冒濫軍職前後論諫雖或不得行然 國家典章尚賴以存者為多海賊鈕東山為患東南守臣

發已殄絶進參勘謂其欺不明未幾果復出爲寇正德初公劾
臺諫共劾羣倖之罪衆必欲寘之極刑進獨曰此輩得漸疎斥
足矣何可激也甘露黨錮之事不可不監後丁卯之變果如其
言其先見如此十一月吏部缺尚書廷臣會推進讓都御史張
敷華不已衆謂無踰進乃以進首薦 上允之既受 命切切
以薦賢爲國爲心取人先行檢氣節而後才藝於抑奔競杜請
託尤嚴御史某滿三考及郎中某員外郎某皆結奥援必覬京
秩進一日悉外補郎中某賂閹求成乃斥黎平郎中李遠因公
事忤侍衛者出爲邊方知府進察其枉調入杭州工侍某同里
閈託閹營求改吏部公對衆面詰之曰君年尚未秩已不卑循

貪而往不憂不貴乃託斯人速化乎瑾矯　旨欲革天下提學
按察司官進執奏不可謂提學作養人材之本竟得罰右都御
史陳鳳梧輓詩曰乞留提學當年疏猶有餘光照杏壇後許其
詩曰共時承之湖廣憲蒙其惠云行取推官羅鳳文選司門外
不跪文選知其驕傲進曰爲推官已能不屈膝文選使爲御史
肖良強禦乎卒用羅爲監察御史南京科道忤瑾盡械至京具
奏南京科道俱繫要衙門欲行南京部屬暫署科道以待各官
問畢還職瑾怒罰進俸刑部郎中孫燧洎一郎中劉姓者皆素
識進劉候問頗而孫疎進擬推大理寺丞及孫不及劉其喜怙
退類此劉文肅公忠石齋楊廷和以學士進講經筵因譏諷切

直忤 武廟論改謫州用二公皆自危進擬劉南禮部侍郎楊
爲南戶部侍郎未幾推劉爲南戶書楊爲南吏書俱如進擬丁
卯四月 賜玉帶加太子少保階資德大夫正治上卿是後奸
宦劉瑾始大用事凡請託悉不聽然皆士類假 詔旨廷論進
必委曲調護處以善地戊辰考察天下諸司官凡黜幾二千名
甚愜公議荊州知府貪暴無比監司考語不敢署其惡進奏爲
民知府復賄瑾中批留用且命查其考語來有僚屬恐懼進乃
查奏諸司考語而自署其後曰上司畏其挾制而考語欺天下
民被其殘虐而怨聲動地知府後卒廢棄先是銓選考畢不列
名第於卷或有請託者因得上下之進始考畢即看定名面面

以選簿挨次塡註選人劉姓者一輔臣內弟也囑進上下之選
日名第業已判定雖余亦無所用力竟不從纂修譯字諸色人
不畏清議多請託權要循十求人書法精楷而貪甚會纂修者
選書辦其人自分必不可得及 旨出某乃在選毎語人曰許
公之公以予事觀之當爲信論者謂選法之公自王端毅公而
來惟進一人王處其易公處其難時逆瑾竊弄威柄自輔臣以
下多阿意奉承吏侍貝欽瑾意有所囑凡六推皆不用或勸進
通一言進正色曰扶同奏啟 國有明法雖百推敢節乎卒行
進言初進提督團營與瑾同事進既諳練事務毎操演口授方
畧談笑指麾意氣閑雅瑾及諸老將咸服一日操畢忽呼一把

摠都指揮至將臺下杖數十不言其故如此者凡三人瑾請其故進乃出許權貴請託札示之瑾心服後瑾得志進入吏部凡有賄瑾囑進者瑾當難之進在當時猶能自行其志使綱紀不至大壞者蓋倚節僥望有以素服其心耳其後瑾之欲甘心於進也乃輔臣焦芳因請託不遂積成嫌恨遂謀起張綵到京因與共謀擠進適一選人賂瑾欲得房山縣丞進復拒絕不聽綵復加誣詞譖進以激瑾怒進素重尚書周經都御史雍泰嘗曰周伯常雍世隆不用吾即死不瞑目屢次推薦 上起用周為禮部尚書復推雍為南京戶部尚書瑾既恨之戊辰七月推南京刑部署員外王享劉吉爲署郎中乃百餘年舊制瑾誣爲撰

越選法勒令致仕恨不解八月御史郭東山給事府部御史毛
澗邀權內有雍泰名瓊即令吞雍泰廢黜以進及馬文升劉大
夏俱曾推薦雍泰則爲民二子萬讀調外任庚午瓊謀奪好黨
欲重官之又措其大同時當籍軍丁出銀顧役爲典守者所覺
故苛爲稽察因以中之幾至不測事未發而瓊敗用言者復其
官仍致仕而已卒矣年七十有四贈太子太保進諳練政體嘗
指畦疏曰爲政如理此蔬須備知其奇灌其可藝斯茂矣貿
然爲之能不亂乎哈密之復擁夷夏之衆深入前代兵馬未到
之地而成安攘之功識者難之在兵部南北邊重大機宜文書
無分不至批閱如流案無停牘諸司事體累　朝詔例不一吏

簡然爲奸乃擇僚屬有識者通查類集成編欲奏請會官定議如見行條例永著爲令未就而改吏部至今未有繼其志者任吏部每會議六部大事進既諾然　國家典故數語之間無不允愜性雖嚴毅至後進溫曰必留語良久果善用之不啻己出蓋有古大臣風焉立　朝無朋進用皆因公論去世幾二十年謚典未頒天下咸抱不平御史周期雍用宿張鵬郎中宿進御史張檢累以爲言皆格不行嘉靖丙戌巡按河南御史陳克宅泊河道御史陳察復以爲請議下禮部尚書席公書謂進仗鉞邊陲復脊虜之城於已滅持衡銓部抗逆瑾之勢於方張完名莫可以索瑕晚節卒脫乎危禍剛方正大之氣雖百折而不回

清約端慎之操舉平生而無間衆論同推宜賜之謚奏入　詔謚襄毅後其子讃爲吏部尚書入内閣進少傅誥爲南京戶部尚書論爲兵部尚書人謂盛德之報云

侍郎崔銑云十月初内閣部臺諫共劾閹永成八人導　上盤戲請誅之期在必克公語同事曰此屬得踈斥足矣果竣其事恐有甘露之變是月十日午刻太監李榮左順門傳　旨詔部院大臣榮曰此屬日夜羣　御衣環泣　上爲罷餐諸臣錯愕莫對公曰上富於春秋方當講學恢　先帝之業乃爲此曹所誘逸久成荒何謂無罪榮曰　上行遣之諸公第歸幹　國事吏部侍郎王公鏊曰如不遣將復何　上左右耶榮入是夜内

劉劉文靖謝文正致仕明日逆瑾嘗言禮文臣惟禍往往自殺
尚書韋鸞撰平番始末引計褒毅之成功也有六善焉威信洽
乎夷戎歸心一也小列秃効義我得爽助能制番酋死命二也
善用謀人謀則中機三也誓言遠征不惑浮議不忌勞費四也
番酋醜宵遁坐策全勝綏恤脇從而安定五也動思遠謀不急近
功不多殺戮六也又曰褒毅生八百死命仁人也有後宜哉
劉宇字志大河南開封府鈞州人成化壬辰進士授上海知縣
擢監察御史累官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宇心術不端有巧才
善結關豎弘治十八年北虜小王子遣使求貢甚急宣府缺總
督吏部尚書馬文升以同鄉薦總督宣大軍務兵部尚書劉大

夏素薄之因　孝宗召見言守在大同私養官馬餽送權貴
上密遣錦衣百戶邵琪往察之以養馬未送回奏司禮監掌印太
監李榮亦河南人解之得免究後又　召劉大夏因言天下何
時太平大夏對曰求治不宜太急但凡用人行政有疑者召內
閣執政大臣面議停當行去自然順理便是太平　上曰大學
士劉健嘗薦劉宇才堪大用以朕觀之此小人也豈可用哉以
是而言內閣亦未可盡託及馬文升去欲引進之竟不可得正
德一年逆瑾勢傾中外宇附大學士焦芳結瑾入為左都御史
掌院事尋轉兵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又托保國公家人朱瀛者
交通逆瑾無日不來兵部說關節四司官不附宇者瀛言於瑾

必傳　吉令外補敀四司官公然旅附矣時郎中楊廷儀乃內閣楊廷和弟宇利其文學圖結廷和凡章奏一委廷儀儀王議開武狀　上准行之至今戊辰年會試宇子仁焦芳子黃中各囑考官取中式廷試又欲規一甲會翰林衆官取定呂柟景暘戴大賓不肯易遂列仁二甲第四欲選入翰林賄逆瑾矯詔自仁以上三名俱爲編修時吏部尚書許進示公直不附瑾而實不與抗朱瀛謀傾進以宇代之因進薦雍泰南京戶部尚書乗間言於瑾曰許尚書佯爲恭謹而外示抗直如雍泰平日剛暴爲山西按察使辱打知府爲都御史巡撫宣府辱打叅將　朝廷屢黜不用今欺公舉用推又揚於外曰公因泰同鄉用之非

吏部本意瑾大怒立召郎中張綵入內詰問雍泰履歷如何不備入奏內綵曰奏稿備載許尚書塗之瑾索原稿視之果然於是以進爲詐直票

旨以欺罔序之進懼遂乞歸隨矯

旨改字吏部尚書字在部以張綵爲心腹一切中外大小官員陞擢除拜之政令惟瑾是從賄賂公行蕩無法守又力除異己者素恨劉大夏欲中傷之及岑猛賄行告逆瑾云抄劄劉大夏家可得金數萬瑾遂尚書濟將總兵毛銳獄詞連大夏遂矯制逮下獄瑾集大臣議寘重辟都御史屠滽曰劉大夏有何罪必欲文致之當具不應瑾勃然怒罵屠惡語汝黨劉也明日大臣以屠議奏瑾訴於焦芳及宇宇教瑾令法司比附守禦官撫馭無

力致所部軍人反叛律充軍宇以吏部當首署遂排衆議劉大夏輕議夷人遷徙與潘尚書蕃俱發邊遠充軍瑾擬廣西邊衛宇與焦芳曰是送二人歸也乃改肅州士論共忿恨之後焦芳老病致仕逆瑾取宇入閣餘内閣詳之

張綵字[illegible]陝西鞏昌府安定縣人弘治庚戌進士授吏部稽勲司主事八年調文選司十年陞稽勲司員外郎十三年陞驗封司郎中十七年改文選司郎中綵有通才議論便利善匿情市交以伺上意故尚書馬文升等俱受其欺且信任之及爲文選奸狀畢露給事中許詰等屢劾綵罪狀文升力救不可已綵以病乞歸及正德二年瑾用事查京師養病久者悉革爲民未

父者赴京聽除綵不得已赴京綵前在文選時焦芳爲侍郎相
得至是芳在内閣令綵說是署郎中薦於瑾以爲綵乃公之鄉
里極有才用可爲文選郎中劉永陞通政尚書許進已議調驗
封郎中石確於文選疏已入而綵適到瑾欲復用綵逼進追回
用石確疏以綵易之進雖用綵而心甚衘之進乞歸政宇爲吏
部尚書綵在文選與劉宇益結瑾自因每見瑾談論風生瑾喜
納之尋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未踰二月復陞吏部左侍郎四
年劉宇入閣進綵尚書代之綵嘗勸瑾今天下諸司官有餽送
公禮物者非取於官庫則斂於民取怨賠患所當知也瑾開納
遂禁客餽遺者適山東巡按御史胡節回饋送未至值知之捕

下錦衣衛獄捶死少監李宣侍郎張鸞指揮趙良差往福建回歛銀二萬餘於瑾瑾收其銀於承運庫李宣降長隨趙良降南京百戶張鸞以不知歛銀令致仕其餘因饋得罪者甚多剝削之弊一時少息綵又言於瑾曰公左右用事者多騙財壞事瑾遂逐去之其他救正頗多衣冠之禍少減然綵在吏部惟知徹瑾共謀事同事者以為瑾之疎向類皆綵教之又楊廷儀為守心腹守過吏部調廷儀為吏部郎中親信之及綵代守廷儀不為綵所親有所私綵不聽廷儀深憾之又故事吏部推用大臣必密謀於內閣官綵以為事在於瑾內閣不與每忽之李東陽楊廷和等以為遂廢內閣權共銜之五年逆瑾被繫亦捕綵下

都察院獄議以交結近侍等同奏啟斬罪遇赦免死廷和等令都察院改擬同劉瑾反罪綵病死獄中仍令暴其屍然非眞謀反流其母妻子弟於嶺南不誅配綵爲郎中時楊一清嘗薦諳曉韜略堪任巡撫邊方都御史及寧夏之變楊一清致仕居鎭江綵薦於瑾起用楊一清同征寧夏至是綵被誣謀反一清不能救亦可謂附閹豎者之戒云

劉機字世衡順天府大興縣人成化戊戌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累官禮部尚書管內閣　詔勑加太子少保五年寧夏賊臣何錦周昂丁廣挾宗室寘鐇以叛檄書以誅瑾爲名瑾輒匿之及事平太監張永疏其太罪十有七事瑾伏誅吏部尚書張綵

以同謀下獄死機管內臣魏彬等改吏部機[illegible]部城員活不
觸與閹豎綢繆日深請託賄求如水決防不能砥止於選條
例護不經心衆論輕之會大學士李東陽欲用楊一清尋以人
言致仕家居挍臣名帖於禁內指摘一清等過失一清設計冊
起南京兵部尚書以遠之餘詳南京兵部

楊一清字應寧雲南安寧州人湖廣岳州府巴陵縣籍成化壬
辰進士授中書舍人陞山西提學僉事陝西提學副使大有聲
名累官都察院右都御史總制陝西三邊軍務致仕正德五年
夏四月寧夏賊臣都指揮何錦周昂丁廣輩挾　宗室安化王
寘鐇以叛殺鎮巡太監都御史總兵等官僞封官爵鑄章印傳

檄召調各路兵馬將謀入寇　命內御用監太監張永總督軍務涇陽伯神英充總兵官起一清總制陝西延綏寧夏甘肅各路軍務督諸鎮守官撫諭征剿各　賜璽書得專制以軍法從事先是陝西總兵曹雄約會諸鎮將官協謀討賊師次靈州寧夏遊擊將軍仇鉞糾集義兵乘間手斬賊帥周昂并殺其黨數十人遂執寘鐇父子眷屬械繫之擒何錦丁廣于大壩餘賊悉就縛諸將罷兵而道路相傳總督率京師兵將洗寧夏城一清恐激成大患上疏乞將京軍取回以安反側仍遣百戶韋臣曉諭寧夏軍民使有所恃以不恐違上　召涇陽伯以兵還　敕一清同張永撫靖地方瑾素惡一清以事變不得已起用既平

頗悔之乃矯詔改專任寧夏撫馭實陰奪總制之權先是寘鐇
檄數瑾賊過惡守臣上之瑾輒匿之八月永歸遂與永謀忩因
此陷瑾既至京內外頌永功永因張雄張忠等共訐於　上前
以謂瑾激變寧夏心不自安陰謀不軌其形已具宜早除之
上猶預未決衆曰少遲我等皆爲虀粉　陛下安所之乎　上允
其奏　命牌子頭往　召瑾衆勸　上親至瑾宅近地觀變時
漏下三鼓瑾方熟寢令牌子頭入問曰　上安在對曰在豹房
瑾披衣謂家人曰此事可疑矣出門有牌子頭數人執並就內
獄黎明下錦衣衛坐以謀反凌遲處死悉誅其家屬抄沒財産
京師稱快衆謂瑾之誅雖爲永發而實受筭於一清踰月附戶

部尚書尋加太子少保六年辛未春復改吏部尚書一清入掌
銓衡黜邪佑正起廢振幽凡爲逆瑾所構陷連茹以起 國是
復定江西盜久未平薦按察副使吳廷舉宜委用責成山東盜
日熾具疏守戰撫馭賞罰機宜下兵部檄諸鎮施行及劉六劉
七等聚衆數千充斥近圻兵部尚書王敞束手無策一清建議
推用大將征討及文臣有才望者提督軍務又著令有能擒斬
盜賊三名顆者陞一級大學士李東陽從中票 旨極其褒美
悉從所言行之及舉都御史馬中錫提督軍務惠安伯張偉爲
總兵官同征流賊所領京營人馬皆不閑習馬張又不知兵專
主招撫而賊益縱大肆刼掠中錫逮死獄中張偉革爵閑住時

人心洶洶張魁劉七屯兵近圻要 朝廷宥罪 廷議將從之
一淸執不可曰中原百姓散掠行刼亂罪在不赦宜易將增兵
殄滅乃已後 命太監谷大用總督軍務又薦侍郎陸完提督
軍務及賊至鎮江貽書陸完屬以拯溺救焚爲念星馳前去並
帶西北勍兵千人半駐江北以爲聲援半渡江南以備截殺彭
提督仇總兵人馬亦於南都以東隨便屯住防遏一以壯金陵
之保障一以爲瓜真二州之防又恐此賊出沒無常或奔淮揚
通海二州以趨山東故淮鳳之兵不可撤山東之地不宜虛卒
之金山之捷如所料云七年會 朝審要囚以吏部當執筆閱
其辭鞫其人多不直許原服者不能答孫忠烈公燧時爲刑部

湖廣司郎中詢之具以實對用是出可矜者若干人遂超陞福建右參政後又薦撫江西竟以死節熙九年甲戌乾清宮災上疏時政其一視朝大遲其二祀郊廟大慢其三創梵宇於西内其四調邊兵於禁地其五謫皇莊皇店及織造等事言多切指

是年　命入閣詳內閣并三邊總督

國朝列卿紀卷之二十五終